

卷十二

書名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
 十卷 明刊本
 撰者 明 笑笑生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編號 D8644700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一

第一回

西門慶熱結十弟兄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家華去後行人絕

簫箏不響歌喉咽

雄劍無威光彩沉

賈子零落金星滅

玉階寂寞墜秋露

月照當時歌舞處

一曲歌舞人不回

化為今日西陵灰

二人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想教君骨髓枯

這一首詩是音年大唐國時一箇脩真煉性的英雄入聖超凡的豪傑到後來仿若名列仙班率領上八洞羣仙救拔四部洲沉苦一位仙長姓名石叢陽子祖師所作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破酒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于盡着甚要緊雖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4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二卷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金瓶梅第十一卷終

得一個歌童從新走過。又碰了酒管頭說道：「員外，看小兒們做戲。」
 本老爹青目，西門慶道：「你起來，我自然賞你。」一面以酒管頭，一面以酒管頭。
 兩個歌童，一面整齊，厚禮，細軟，請各謝員外。一面就唱兩首歌。
 在于書房，伺候，不想這道同老婆王六兒，因見西門慶事忙，要時常通信。
 信兒，沒人往來，算計將他兄弟王經，經十五六歲，也生得清秀，送來伏侍。
 西門慶也是這日進門，西門慶一例收下，也叫在書房中，伺候西門慶正。

風林弄景，燕鶯轉。

財具與誰，短報人。

一面又與這瑞童，送了兩首，各一醉，日春燕，一醉，日春燕，又日，醉了。
 人，民，來，此，讓，為，苗，員，外，我，計，西，門，慶，道，送，人，不，財，重，派，答，亦。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十三

第五十六回

西門慶捐金助朋友

常崎節得鈔做妻兒

清河豪士天下奇

意氣相投山可移

人不惜千金諾

狂飲寧辭百夜期

雕盤綺食會眾客

吳歌趙舞香風吹

堂中亦有三千士

他日酬恩知是誰

話說西門慶留下兩個歌童，隨即打發苗家人回書，禮物又賞了些銀錢。
 苗實領書磕頭謝了，出門後來不多些時，春燕死了，止春鴻一人正是。

千金散盡教歌舞

留與他人樂少年

却說常崎節，自那日來了西門慶的事情，還不得到手，房王又日夜催逼。
 恰遇西門慶從東京回家，今日也接風，明日也接風，一連過了十來日，只
 不得個會面。常言道：見面情難盡。一個不見，却告訴誰？每日央了應伯爵。

貧賤與
富貴交
往往有
虛名而
無實
數語掃
盡

窮鬼已
自可憐
而復言

一腹膏
真飽暖
受謝與
之相形
惡甚

只走到大官人門首問聲說不在就空回了回家又被渾家埋怨道你也
是男子漢大丈夫房子沒間住吃這般懊惱氣你平日只認的西門大官
人今日求些周濟也做了瓶落水說的常時節有口無言呆瞪瞪不敢做
聲到了明日早起身尋了應伯爵來到一個酒店內便請伯爵吃三盃伯
爵道這却不當生受常時節拉了坐下量酒打上酒來擲下一盤薰肉一
盤鮮魚酒過兩巡常時節道小弟向求哥和西門大官人說的事情這幾
日通不能會面房子又催逼的緊昨晚被房下聒絮了一夜耐不的五更
抽身專求哥趁早大官人還沒出門時慢慢的候他不知哥意下如何應
伯爵道受人之託必當終人之事我今日好友要大官人助你此就是了
兩個又吃過幾盃應伯爵便推早酒不吃了常時節又勸一不擎還酒錢
一同出門徑奔西門慶家裡來那時正是新秋時候金風薦爽西門慶連

醉了幾日覺精神減了幾分正遇周內相請酒便推事故不去自在花園
藏春塢和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五個尋花問柳頑耍好不快活
常時節和應伯爵來到廳上問知大官人在屋裡滿心歡喜坐着等了好
半日却不見出來只見門外書童和畫童兩個擡着一隻箱子都是綾絹
衣服氣吁吁走進門來亂嚷道等了這半日還只得一半就廳上歇下應
伯爵便問你爹在那裡書童道爹在園裡頑耍哩伯爵道勞你說聲兩個
依舊擡着進去了不一時書童出來道爹請應二爹常二叔少待便來也
兩人又等了一回西門慶纔走出來二人作了揖便請坐的伯爵道連日
哥吃酒忙不得些空今日却怎的在家裡西門慶道自從那日別後整日
被人家請去飲酒醉的了不的通沒些精神今日又有人請酒我只推有
事不去伯爵道方纔那一箱衣服是那裏擡來的西門慶道目下交了秋

孟子曰
旁觀其
巍巍然
正欲開
豁此特
眼孔

開口告
人之難
如此

大家都要添些秋衣方纔一箱是你大嫂子的還做不完纔勾一半哩常
峙節伸着舌道六房嫂子就六箱了好不費事小戶人家一疋布也難得
哥果是財主哩西門慶和應伯爵都笑起來伯爵道這兩日杭州貨船怎
的還不見到不知買賣貨物何如這幾人不知李三黃四的銀子曾在府
裡頭開了些送來與哥麼西門慶道貨船不知在那里擔閣着書也沒稍
封寄來好生放不下李三黃四的又說在出月纔關應伯爵挨到身邊坐
下乘閒便說常二哥那一日在哥席上求的事情一向哥又沒的空不曾
說的常二哥被房王催逼慌了每日被嫂子埋怨二哥只麻做一團沒個
理會如今又是秋涼了身上皮襖兒又當在典舖裡哥若有好心常言道
救人須救急時無省的他嫂子日夜在屋裡絮絮叨叨況且尋的房子住
着也是哥的體面因此常二哥弟小弟特地來求哥早些周濟他罷西門

五

慶道我曾許下他來因爲東京去費的銀子多了本待等韓夥計到家和
他理會如今又恁地要緊伯爵道不是常二哥要緊當不的他嫂了聒絮
只得求哥早些便好西門慶躊躇了丫响道既這等也不難且問你要多
少房子纔勾住伯爵道他兩口兒也得一間門面一間客坐一間床房一
間厨竈四間房子是少不得的論着價銀也得三四箇多銀子哥只早晚
湊些教他成就了這樁事罷西門慶道今日先把幾兩碎銀與他拏去買
件衣服辦些家活盤攬過來待尋下房了我自允銀與你成交可好麼兩
個一齊謝道難得哥好心西門慶便叫書童去對你大娘說皮匣內一包
碎銀取了出來書童應諾不一時取了一包銀子出來遞與西門慶西門
慶對常峙節道這一包碎銀子是那日東京太師府賞封剩下的十二兩
你拿去好襍用打開與常峙節看都是三五錢一塊的零碎紋銀常峙節

此一番
得鑽不
可少

不以施
予為功
而反以
積財為
罪雖不
可為取
子藉口
本自是
千古名
言至理
西門慶
始終用
財不出
此意

接過放在衣袖裡就作揖謝了西門慶道我這幾日不是要遲你的你又
沒曾尋的只等你尋下待我有銀一起免去便了常時節又稱謝不迭三
個依舊坐下伯爵便道多少古人輕財好施到後來子孫高大門閭把祖
宗基業一發增的多了怪吝的積下許多金寶後來子孫不好連祖宗墳
土也不保可知天道好還哩西門慶道兀那東西是好動不喜靜的怎肯
埋沒在一處也是天生應人用的一個人堆積就有一個人缺少了因此
積下財寶極有罪的正說着只見書童托出飯來三人吃了常時節作謝
起身袖着銀子懽喜走到家來剛剛進門只見渾家開炒炒嚷將出來罵
道梧桐葉落滿身光棍的行貨子出去一日把老婆餓在家裡尚兀自干
懽萬喜到家來可不害羞哩房子沒的住受別人許多酸嘔氣只教老婆
耳躲裡受用那常二只是不開口恁老婆罵的完了輕輕把袖裡銀子摸

袖中有
物便拿

詳

此此一
物其味
得也婦
人怨之
罵之而
啞口不
能對其
既得也
則冷語
熱油使
之隱笑
暗笑下
已使
下淚
貧家一
種有柴
長可無

無價之寶滿身通麻了恨沒口水嚙你下去你早些來時不受這淫婦幾
場氣了那婦人明明看見包裡十二三兩銀子一堆喜的搶近前來就想
要在老公手裡奪去常二道你生世要罵漢子見了銀子就來親近哩我
明日把銀子買些衣服穿自去別處過活再不和你鬼混了那婦人陪着
笑臉道我的哥端的此是那里來的這些銀子常二也不做聲婦人又問
道我的哥難道你便怨了我我也只是要你成家今番有了銀子和你商
量停當買房子安身却不好倒恁地喬張致我做老婆的不曾有失花兒
憑你怨我也是枉了常二也不開口那婦人只顧饒舌又見常二不揪不
採自家也有幾分慚愧禁不得吊下淚來常二看了嘆口氣道婦人家不
耕不織把老公恁地發作那婦人一發吊下淚來兩個人都閉着口又沒

思愛
哀情
哀令人
欲哭
轉念
想利
義更奇
悲

西門慶
施子借
貨多矣
背地感
思止時
此一語

一團
酸之氣
逼人

總教話
便近於
戲富貴
易淫可
想

個人勸解悶悶的坐着常二尋思道婦人家也是難做受了辛苦埋怨人也怪他不的。我今日有了銀子不採他人就道我薄情便大官人知道也須斷我不是就對那婦人笑道我自要你誰怪你來只你時常聒噪我只得認着出門去了却誰怨你來我明白和你說這銀子原是早上耐你不的特地請了應二哥在酒店裡吃了三盃一同往大官人宅裡等候恰好大官人正在家沒曾去吃酒虧了應二哥許多婉轉纔得這些銀子到手還許我尋下房子兌銀與我成交哩這十二兩是先教我盤攪過日子的那婦人道原來正是大官人與你的如今不要花費開了尋件衣服過冬省的耐冷常二道我正要和你商量十二兩紋銀買幾件衣服辦幾件家活在家裡等有了新房子搬進去也好看些只是感不盡大官人恁好情後日搬了房子也索請他坐坐是婦人道且到那時再作理會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萬年千載不生塵

常二與婦人說了一回婦人道你吃飯來沒有常二道也是大官人屋裡吃來的你没曾吃飯就拿銀子買了米來婦人道仔細拴着銀子我等你就來常二取栲栳望街上買了米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塊羊肉拏進門來婦人迎門接住道這塊羊肉又買他做甚常人笑道剛纔說了許多辛苦不爭這一些羊肉就牛也該宰幾個請你婦人笑指着常二罵道狠心的賊今日便懷恨在心看你怎的奈何了我常二道只怕有一日叫我一萬聲親哥饒我小淫婦罷我也只不餓你哩試試手段看那婦人聽說笑的往井邊打水去了當下婦人做了飯切了一碗羊肉擺在棹兒上便叫哥吃飯常二道我纔吃的飯不要吃了你餓的慌自吃些罷那婦人便一個自吃了收了家活打發常二去買衣服常二袖着銀子一直奔到大街上

來看了幾家都不中意，只買了一件青杭絹女襖，一條綠綉裙子，一件月白雲綉衫兒，一件紅綾襖子，一件白綉裙兒，共五件。自家也對身買了一件鵝黃綾襖子，一件丁香色綉直身，又買幾件布草衣服，共用去六兩五錢銀子，打做一包，背到家中。教婦人打開看看，婦人看了，便問多少銀子。買的常二道六兩五錢銀子。婦人道：「雖沒便宜，却直這些銀子。」一面收拾箱籠，放好，明日去買家活。當日婦人懽天喜地，過了一日，埋怨的話都吊在東洋大海去了。不在話下，再表應伯爵和西門慶兩個，自打發常峙節出門，依舊在廳上坐的。西門慶因說起我，雖是個武職，恁的一個門面京城內外也交結許多官員。近日又拜在太師門下，那些通問的書柬、流水，也似往來。我又不得細工夫料哩。我一心要尋個先生在屋裡教他替寫寫，省些力氣也好。只沒個有才學的人，你看有時便對我說：「伯爵道：哥你

若要別樣，却有要這個倒難。第一要才學，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處，沒些說是說非，翻唇弄舌，這就好了。若是平平才學，又做慣鴉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個朋友，他現是本州秀才，應舉過幾次，只不得中。他胸中才學，果然班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他和小弟通家兄弟，極有情分。曾記他十年前應舉兩道策，那一科試官極口贊好，不想又有一個賽過他的，便不中了。後來連走了幾科，禁不的髮白鬚斑。如今雖是飄零書劍，家裡也還有一百畝田，三四帶房子住着。西門慶道：「他家幾口兒也勾用了，却怎的肯來人家坐館？」應伯爵道：「當先有的田房，都被那些大戶人家買去了。如今只剩得雙手皮哩。」西門慶道：「原來是賣過的田，算甚麼數？」伯爵道：「這果是算不的數了。只他一個渾家，年紀只好二十左右，生的十分美貌，又有兩個孩子，纔三四歲。」西門慶道：「他家有了美貌渾家，那肯

此後應
水秀才
教段皆
以戲諧
取笑而
已

出來伯爵道喜的是兩年前。渾家專要偷漢。跟了個人。走上東京去了。兩個孩子又出痘死了。如今止存他一口。定然肯出來。西門慶笑道。恁地說的他好。都是鬼混。你且說他姓甚麼。伯爵道。姓水。他才學果然無比。哥若用他時。管情書柬詩詞。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輝。人看了時。都道西門大官人。恁地才學哩。西門慶道。你都是吊慌。我却不信。你記的他些書柬兒。念來我聽。看好時。我就請他來家。撥間房子住下。只一口兒。也好看承的。伯爵道。曾記得他稍書來。要我替他尋個主兒。這一封書。畧記的幾句。念與哥聽。

黃鶯兒

書寄應哥前。別來思不待言。滿門兒托賴都康健。舍字在邊。傍立着官。有時一定來方便。羨如椽。往來言疏落筆起雲烟。

人有難
而難於
琴瑟若
乃樂妓
之美與
妻相似
此正帥
其意而
及用之

西門慶聽畢。便大笑將起來。道他既要你替他尋個好主子。却恁的不稍書來。到寫一隻曲兒來。又做的不好。可知道他才學荒疎。人品散蕩哩。伯爵道。這到不要作准他。只爲他與我是三世之交。自小同上學堂。先生曾道。應家學生子。和水學生子一般的聰明伶俐。後來已定長進。落後做文字一樣。同做再沒些妬忌。極好兄弟。故此不拘形迹。便隨意寫個曲兒。況且那隻曲兒也倒做的有趣。西門慶道。別的罷了。只第五句是甚麼說話。伯爵道。哥不知道。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難。舍字在邊。旁立着官字。不是個館字。若有館時。千萬要舉薦。因此說有時定要求方便。哥你看他詞裡。有一個字兒。是閑話麼。只這幾句。穩穩把心窩裡事。都寫在紙上。可不好哩。西門慶被伯爵說的他恁地好處。到沒的說了。只得對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他人品比才學又高。前年他在一個李侍郎府裡。

今人實
有類此
而太言
不慚者

坐館那李家有幾十個丫頭一個個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幾個伏侍的
小廝也一個個都標致龍陽的那水秀才連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
念後來不想被幾個壞事的丫頭小廝見他似聖人一般反去日夜搭他
那水秀才又極好慈悲的人便口軟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門來開
動街坊人人都說他無行其實水秀才原是坐懷不亂的若哥請他來家
憑你許多丫頭小廝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亂麼再不亂的西門慶笑罵
道你這狗才單管說謊吊皮鬼混人前日做同僚夏龍溪請的先生倪桂
岩曾說他有箇姓溫的秀才且待他來時再處正是

將軍不好武

稚子總能文

第五十七回

開緣簿千金喜捨

戲雕欄一笑回嗔

野寺根石壁

諸龕遍雀窠

前佛不復辨

石身一莓苔

惟有古殿存 世尊亦塵埃 如聞龍家泣 足令信者哀
公爲領兵徒 咄嗟檀施開 吾知多羅樹 却倚蓮花臺
諸天必歡喜 鬼物無嫌猜

話說那山東東平府地方向來有個永福禪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
開山是那萬廻老祖怎麼叫做萬廻老祖因那老祖做孩子的時節纔七
八歲有個哥兒從軍邊上音信不通不知生死他老娘思想大的孩兒時
常在家啼哭忽一日孩子問母親說道娘這等清平世界咱家也儘挨得
過爲何時時吊下淚來娘你說與咱咱也好分憂的老娘就說小孩子你
那裡知道自從你老頭兒去世你大哥兒到邊上去做了長官四五年信
兒也沒一個不知他生死存亡教我老人家怎生吊的下說着又哭起來
那孩子說早是這等有何難哉娘如今哥在那里咱做弟郎的早晚間走

去抓尋哥兒討個信來回覆你老人家却不是好那婆婆一頭哭一頭笑起來說道怪呆子你哥若是一百二百里程途便可去的直在那遼東地面去此一萬余里就是好漢子也走四五個月纔到哩你孩兒家怎麼去的那孩子就說嗟若是果在遼東也終不在個天上我去尋哥兒就回也只見他把鞞鞋兒繫好了把直裰兒整一整望着婆兒拜個揖一溜烟去了那婆婆叫之不應追之不及愈添愁悶也有隣舍街坊婆兒婦女前來解勸說道孩兒小怎去的遠早晚間自回也因此婆婆收着兩眶眼淚悶悶坐的看看紅日西沉那婆婆探頭探腦向外張望只見遠遠黑魃魃影兒裡有一個小的兒來也那婆婆就說靠天靠地靠日月三光若的俺小的兒子來了也不枉了俺修齊吃素的念頭只見那萬廻老祖忽地跪到跟前說娘你還未睡哩咱已到遼東抓尋哥兒討的平安家信來也婆婆

光廣

笑道孩兒你不去的正好免教我老人家挂心只是不要吊謊哄着老娘那有一万里路程朝暮往還的孩兒道娘你不信麼一直卸下衣包取出平安家信果然是他哥兒手筆又取出一件汗衫帶回漿洗也是婆兒親手縫的毫厘不差因此哄動了街坊叫做萬回日後捨俗出家就叫做萬回長老果然道德高妙神通廣大曾在後趙皇帝石虎跟前吞下兩升鐵針又在梁武皇殿下在頭頂上取出舍利三顆因此勅建永福禪寺做萬回老祖的香火院正不知費了多少錢糧正是

神僧出世神通大

聖主尊隆聖澤深

是和尚
正課
不想歲月如梭時移事改那万廻老祖歸天圓寂就有些得皮得肉的上人們一個比多化去了只有幾箇憊賴和尚養老婆吃燒酒甚事兒不弄出來不消幾日兒把袈裟也當了鍾兒磬兒都典了殿上椽兒磚兒瓦兒

換酒吃了，弄的那雨淋風刮，佛像兒倒的荒涼，涼涼將一片鐘鼓道場，忽
變作荒烟衰草，三四十年，那一個肯扶衰起廢，不想有個道長老原是西
年度國出身，因慕中國清華，打從流沙河星宿海走了八九個年頭，纔到
中華區處，迤邐來到山東，就卓錫在這個破寺裡，面壁九年，不言不語，真
個是

佛法原無文字障

工夫好向定中尋

忽一日發個念頭，說道：「呀！這寺院坍塌的不成模樣了，這些蠢狗才臘的
充驢，止會吃酒噎飯，把這古佛道場弄得赤白地，豈不可惜到今日，咱
不做主，那箇做主？咱不出頭，那個出頭？況山東有個西門大官人，居錦衣
之職，他家私巨萬，富比王侯，前日餞送蔡御史，曾在咱這裏擺設酒席，他
見寺宇傾頽，就有個鼎建重新的意思，若得他為主作倡，管情早晚間，把

咱好事成就也。咱湏去走一遭，當時喚起法子徒孫，打起鐘鼓，聚集大眾
上堂宣揚此意，那長老怎生打扮，只見

身上禪衣猩血染

雙環掛耳是黃金

手中錫杖光如鏡

百八胡珠耀日明

開覺明路現金繩

提起凡夫夢亦醒

厖眉紺髮銅鈴眼

道是西天老聖僧

長老宣揚已畢，就教行者拏過文房四寶，寫了一篇疏文，好長老真個是
古佛菩薩現身，於是辭了大眾，着上禪鞋，戴上個斗笠子，一壁廂直奔到
西門慶家里來，且說西門慶辭別了應伯爵，走到吳月娘房內，把應伯爵
薦水秀才的事體說了一番，就說道：「咱前日東京去，多得衆親朋與咱把
盃如今少不的也要整酒回答他，今日到空閑，就把這事兒完了，罷。當下
就叫了玳安，分付買辦，喫飯之類，又分付小廝分頭去請各位，一面拉着

語出 月娘走到李瓶兒房裏來看官哥李瓶兒笑嘻嘻的接住了就叫妳子抱
 至誠 出官哥兒來只見眉目稀疏就如粉塊粧成咲欣七直攏到月娘懷裡來
 不可 月娘把手接着抱起道我的兒恁的乖覺長大來定是聰明伶俐的又向
 看件 那孩子說兒長大起來恁地奉養老娘哩李瓶兒就說娘說那里話假饒
 期望 兒子長成討的一官半職也先向上頭封贈起那鳳冠霞帔穩七兒先到
 多責 娘哩西門慶接口便說兒你長大來還掙個文官不要孝你家老子做箇
 非小 西班出身雖有與頭却沒十分尊重正說着不想潘金蓮在外近聽見不
 角尔 折福 覺怒從心上起就罵道沒廉耻弄虛脾的臭娼根偏你會養兒子也不曾
 尔奈 經過三箇黃梅四個夏至又不曾長成十五六歲出幼過關上孝堂讀
 何 還有箇水泡典閻羅王合養在這裡的怎見的就做官就封贈那老夫人
 魚養 心亦 是正 論 恁賊囚根子沒廉耻的貨怎的就見的要文官不要像你正在嘮七叨

子念
 伊問
 突去
 扯波
 煞甚
 緊

四語
 刺
 人心
 苗

切喃喃喃喃一頭罵一頭着惱的時節只見玳安走將進來叫声五娘說
 道爹在那裡潘金蓮便罵怪尖嘴的賊囚根子那個曉的你什麼爹在那
 里怎的到我這屋裡來他自有五花官誥的太奶奶老封婆八珍五鼎奉
 養他的在那里那里問着我討那玳安就曉的不是路了望六娘房裡就
 走走房門前打個咳嗽朝着西門慶道應二爹在廳上西門慶道應二
 爹纔送的他去又做甚玳安道爹出去便知西門慶只得撒了月娘李瓶
 兒走到外邊見伯爵正要問話只見那募緣的道長老已到西門慶門首
 了高聲叫阿彌陀佛這是西門慶門首麼那個掌事的管家典吾傳報
 一聲說道扶柱子保蘭孫求福有福求壽有壽東京募緣的長老求見原
 來西門慶平日原是一個撒漫使錢的漢子又是新得官哥心下十分歡
 喜也要幹些好事保佑孩兒小廝們通曉得並不作難一壁廂進報西門

和尚語
自是算
化口頭
禪恰美
着關房
摩弄期
愿心當
是國緣
拍令

慶西門慶就說且教他進來看不一時請那長老進到花廳裡面打了個問訊說道貧僧出身西印度國行脚到東京汴梁桌錫在永福禪寺面壁九年頗傳心印止為那宇殿傾頽琳宮倒塌貧僧想起來為佛弟子自應為佛出力因此上貧僧發了這個念頭前日老檀越餞行各位老爹時悲憐本寺廢壞也有個良心美腹要和本寺作主那時諸佛菩薩已作證照貧僧記的佛經上說得好如有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以金錢喜捨莊嚴佛像者玉得桂子蘭孫端嚴美貌日後早登科甲蔭子封妻之報故此特叩高門不拘五百一千要求老檀那開疏發心成就善果就把錦帕展開取出那募緣疏簿雙手遞上不想那一席話兒早已把西門慶的心兒打動了不覺的歡天喜地接了疏簿就叫小廝看茶揭開疏簿只見寫道伏以白馬駝經開象教竺騰衍法啓宗門大地衆僧無不皈依佛祖三

一對磨
寺絕好
門聯

千世界盡皆蘭若裝嚴看此瓦礫傾頽成甚名山勝境若不慈悲喜捨何稱佛子仁人今有永福禪寺古佛道場焚修福地啓建自梁武皇帝開山是萬廻祖師規制恢弘彷彿那給孤園黃金鋪地雕鏤精製依稀似祇洹舍白玉為堵高閣摩空旃檀氣直接九霄雲表層基巨地大雄殿可容千衆禪僧兩翼鬼峩盡最琳宮紺宇廊房潔淨果然精勝洞天那時鐘鼓宣揚盡道是寰中佛日只這緇流濟楚却也像塵界人天那知歲久年深一瞬時移事換莽和尚縱酒撒潑毀壞清規歎道人懶惰貪眠不行打掃漸成寂寞斷絕門徒以致淒涼罕稀瞻仰兼以烏鼠穿蝕那堪風雨漂搖棟宇摧頽一而二二而三支撐摩計墻垣坍塌日復日年復年振起無人朱紅櫺榻拾來喂酒煨茶合抱棟梁拿去換鹽換米風吹羅漢金消盡雨打彌陀化作塵吁嗟平金碧焜炫一旦為灌莽

謀已便
諒約真
市井商
亭

荆榛雖然有成有敗終須否極泰來幸而有道長老之虔誠不忍見梵
王宮之費敗發大弘願遍叩檀那伏願咸起慈悲盡興惻隱梁柱椽楹
不拘大小喜捨到高題姓字銀錢布幣豈論禮贏投櫃入疏簿標名仰
仗着佛祖威靈福祿壽永永百年千載倚靠他伽藍明鏡父子孫個個
厚祿高官瓜瓞綿綿森挺三槐五桂門庭奕奕輝煌金阜錢山凡所營
求吉祥如意疏文到日各破慳心謹疏

西門慶看畢恭恭敬敬放在桌兒上面對長老說實不相瞞在下雖不成
個人家也有幾萬產業忝居武職不想偌大年紀未曾生下兒子有意做
些善果去年第六房賤內生下孩子咱萬事已是足了偶因餞送俺友得
到上方因見廟宇傾頽實有個捨財助建的念頭蒙老師下顧那敢推辭
拿着兔毫妙筆正在躊躇之際應伯爵就說哥你既有這片好心爲姪兒

伯爵一
片說
奈何長
老却無
標頭錢
奉送

發愿何不一力獨成也是小可的事體西門慶拿着筆笑道力薄力薄值
爵又道極少也助一千西門慶又笑道力薄力薄那長老就開口說道老
檀越在上不是貧僧多口我們佛家的行徑只要隨緣喜捨終不強人所
難但憑老爹發心便是此外親友更求檀越吹噓吹噓西門慶說道還是
老師體量少也不成就寫上五百兩閣了兔毫筆那長老打個問訊謝了
西門慶又說我這里內官太監府縣倉廩一個個都與我相好的我明
就拿疏簿去要他們寫寫的來就不拘三百二百一百五十管情與老師
成就這件好事當日留了長老素齋相送出門正是

慈悲作善豪家事

保福消灾父母心

西門慶送了長老轉到廳上與應伯爵坐地道我正要差人請你你來的
正好我前日往西京多謝眾親友們與咱把盞今日安排小酒與眾人回

不獨酌
拜伯爵
直能自
苦地位

答要二哥在此相陪不想遇着這個長老鬼混了一會兒伯爵便說道好個長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說話中間連咱也心動起來做了施主西門慶說道你又幾時做施主來疏簿又是幾時寫的應伯爵笑道哥你不知道佛經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纔是財施難道我從旁攪掇的不當個心施西門慶笑道二哥只怕你有口無心哩兩人拍手大笑應伯爵就說小弟在此等待客來哥有正事自與嫂子商議去只見西門慶別了伯爵轉到內院裏頭只見那潘金蓮啐啐叨叨沒揪沒采不覺的睡魔纏擾打了幾個噴涕走到房中倒在象牙床上睡去了李瓶兒又爲孩子啼哭自與奶子丫鬟在房中坐地看官哥只有吳月娘與孫雪娥兩個看着整辨噶飯西門慶走到面前坐的就道長老募緣與自己開疏的事備細說了一番又把應伯爵要笑打觀的話也說了一番懽天喜地

大家噴笑了一會那吳月娘必竟是個正經的人不慌不忙說下幾句話兒到是西門慶頂門上針正是一

妻賢每至鷄鳴警

款語常聞藥石言

真是道
學種子

月娘說道哥你天大的造化生下孩兒你又發起善念廣結良緣豈不是俺一家兒的福分只是那善念頭怕他不多那惡念頭怕他不盡哥你日後那沒來回沒正經養婆娘沒搭煞貪財好色的事體少幹幾樁兒却不償下些陰功與那小孩子也好西門慶笑道你的醋話兒又來了却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還難道是生刺刺胡搗亂扯歪厮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儘這家私廣爲善事就使強姦了姮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

自信處
却說得
道理盡
惟是以
聖人惡
倣
口角逼
直市井
妙

絕妙且方更

畢竟

敘得歷落却又

奇想

金瓶梅 十四
 女兒也不減我。天富貴，月娘笑道：「狗吃熱屎，原道是個香甜的生血。在牙兒內怎生改得？」正在咲間，只見王姑子同了薛姑子，提了一個盒兒，直闖進來。朝月娘打問訊，又向西門慶拜了拜，說：「老爹你倒在家裡，月娘一面讓坐，看官聽說原來這薛姑子不是從幼出家的，少年間曾嫁丈夫，在廣成寺前賣蒸餅兒生理，不料生意淺薄，與寺裡的和尚行童調嘴弄舌，眉來眼去，刮上了四五六個，常有些饅頭齋供，拿來進奉他，又有那應付錢與他買花開地獄的布，送與他做裏腳。他丈夫那里曉得，以後丈夫得病死了，他因佛門情熟，就做了個姑子，專一在士夫人家往來，包攬經織，又有那些不長進，要偷漢子的婦人，叫他牽引，聞得西門慶家裡豪富，侍妾多人，思想拐些用度，因此頻頻往來，有一隻歌兒道得好：『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并師弟。』」

只是饒飯原何在裡床

薛姑子坐下，就把小盒兒揭開，說道：「咱每沒有甚麼孝順，拏得施主人家幾個供佛的菓子兒，權當獻新月娘道，要來竟自來便了，何苦要你費心。」只見潘金蓮睡覺聽得外邊有人說話，又認是前番光景，便走向前來聽看。李瓶兒在房中弄孩子，因曉得王姑子在此，也要與他商議，保佑官哥，因一同走到月娘房中，大家道個萬福，各各坐地。西門慶因見李瓶兒來，又把那道長老慕緣與自家開疏捨財，替官哥求福的事情，又說一番，不想惱了潘金蓮，抽身竟走。喃喃噥噥，竟自去了。那薛姑子聽了，就站將起來，合掌叫聲佛阿，老爹作這等樣好心作福，怕不的壽年千歲，五男二女，七子團圓。只是我還有一件說與你老人家，這個因果費不甚多，更自獲福無量。嘆老檀越你若幹了這件功德，就是那老瞿曇雪山修道，迦葉尊

散髮鋪地。二祖師投崖餉虎，給孤老滿地黃金，也比不得你功德哩。西門慶笑道：「姑姑且坐下，細說甚麼功果。」我便依你。薛姑子就說：「我們佛祖留下一卷阿羅經，專一勸人生西方淨土，因為那肉眼凡夫不生尊信，故此佛祖演說此經，勸你專心念佛，竟往西方，永永不落輪迴。那佛祖說的好，如有人持誦此經，或將此經印刷抄寫轉勸一人，至千萬人持誦，獲福無量。況且此經裏面又有護諸童子經咒，凡有人家生育男女，必要從此發心，方得易長易養，灾去福來。如今這副經板現在，只沒人印刷施行。老爹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幾千卷，裝釘完成，普施十方，那個功德真是大的緊。西門慶道：「這也不難，只不知這一卷經要多少紙札，多少裝釘，多少印刷，有個細數，纔好動躡。」薛姑子又道：「老爹你那里去細細算他，止消先付九兩銀子，教經坊裏印造幾千萬卷，裝釘完滿以後，一攪果算還他就是了。」

吳帳背
字包在
白句中

癩惱中
見了情
喜冤家
面公炕
一刮清
景飲
情事如
畫

正說的熱鬧，只見陳敬濟要與西門慶說話，弄到捲棚底下，剛剛湊巧，遇着了潘金蓮，憑闌獨惱，猛擡頭，見了敬濟，就是貓兒見了魚，鮮飯一般，不覺把一天愁悶都改做春風和氣。兩個見沒有人來，就執手相偎，剝嘴啣舌頭，兩下肉麻頑了一回，又恐怕西門慶出來撞見，連算帳的事情也不提了一雙眼，又像老鼠兒防猫，左顧右盼，要做事，又沒個方便，只得一溜烟出去了。且說西門慶聽了薛姑子的話頭，不覺又動了一片善心，就叫玳安拿拜匣取出一封銀子，准准三十兩，便交付薛姑子與王姑子，即便同去經坊裏，與我印下五千卷經，待完了，我就算帳。我他正話間，只見童童忙來報道：「請的各位客人都到了。」少不的是吳大舅、花大舅、謝希大、常峙節，這一班西門慶忙整衣出外，迎接堽堂，就叫小廝擺下桌兒，請眾人一行兒分班列次，各敘長幼，坐的不一時，大魚大肉，時新菓品，一齊兒

只以幾句便了
酒中清
景已交
章樓
法

捧將出來只見酒逢知己形迹都忘猜枚的打鼓的催花的三拳兩說的歌的歌唱的唱頑不盡少年場光景說不了醉鄉裏日月正是

秋月春風隨處有

賞心樂事此時同

第五十八回

潘金蓮打狗傷人

孟玉樓周貧磨鏡

帝臺春後

愁旋釋還似織淚暗拭又偷滴嗔怒着丫頭強開懷也只是恨懷千疊拚則而今已拚了忘只怎生便忘得又還倚欄杆試重聽消息

景
時光

話說當日西門慶陪親朋飲酒吃酪酏的大醉走入後邊孫雪娥房裡來雪娥正顧竈上看收拾家火聽見西門慶往房裡去慌的兩步做一步走先是郁大姐在他炕上坐的一面攬撥他往月娘房裏和玉簫小玉一處

睡去了原來孫雪娥也住着一明兩暗三間房一間床房一間炕房西門慶也有一年多沒進他房中來聽見今日進來連忙向前替西門慶接衣服安頓中間椅子上坐的一面揩抹涼蓆收拾舖床薰香澡牝走來迺與西門慶吃了挽扶上床脫靴解帶打發安歇一宿無話到次日廿八乃西門慶正生日剛燒畢紙只見韓道國後生胡秀到了門首下頭口左右稟知西門慶就叫胡秀到廳上磕頭見了問他貨船在那里胡秀遞上書帳說道韓大叔在杭州置了一萬兩銀子段絹貨物見今直抵臨清鈔關缺少稅銀兩未曾裝載進城西門慶看了書帳心中大喜分付棋童看飯與胡秀吃了教他往喬親家爹那里見去就進來對吳月娘說韓夥計貨船到了臨清使後生胡秀送書帳上來如今少不的把對門房子打掃卸到那里尋夥計收拾開舖子發賣月娘聽了就說你上緊尋着也不

也與到與
生日何
閑然自
是諷者
接機語

早了西門慶道如今等應二哥來我就對他說不一時應伯爵來了西門慶陪着他在廳上坐就對他說韓夥計杭州貨船到了缺少個夥計發賣伯爵就說哥恭喜今日華誕的日子貨船到決增十倍之利喜上加喜哥若尋賣手不打緊我有一相識却是父交子往的朋友原是段子行賣子連年運拙閒在家中今年纔四十多歲眼力看銀水是不消說寫算皆精又會做買賣此人姓甘名潤字出身見在石橋兒巷住倒是自己房兒西門慶道若好你明日叫他見我正說着只見李銘吳惠鄭奉三個先來磕頭不一時雜耍樂工都到了廂房中打發吃飯只見答應的節級拏票來回話說小的叫唱的止有鄭愛月兒不到他家鴇子說收拾了纔待來被王皇親家人攔往宅裡唱去了小的只叫了齊香兒董嬌兒洪四兒三個收拾了便來也西門慶聽見他不來便道胡說怎的不來便叫過鄭奉問

怎的你妹子我這里叫他不來果係是被王皇親家攔了去那鄭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門慶道他說往王皇親家唱就罷了敢量我拿不得來便叫玳安兒近前分付你多帶兩個排軍就拿我個侍生帖兒到王皇親家宅內見你王二老爹就說我這裡請幾位客吃酒鄭愛月兒答應下兩三日了好友放了他來儻若推辭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鑿在門房兒裡這等可惡一面叫鄭奉你也跟了去那鄭奉又不敢不去走出外邊來央及玳安兒說道安哥你進去我在外邊等着罷一定是王二老爹府裏叫怕不還沒去哩有累安哥若是沒動身看怎的將就叫他好好的來罷玳安道若果然往王家去了等我拿帖兒討去若是在家藏着你進去對他媽說教他快收拾一答兒來俺就替他回護兩句言語兒爹就罷了你每不知道他性格他從夏老爹宅裏定下你不來他可知惱了哩這

鄭奉一面先往家中說去。玳安同兩個排軍一名節級也隨後走來。且說西門慶打發玳安去了。因向伯爵道：「這個小淫婦兒這等可惡。在別人家唱我這裡叫他不來。」伯爵道：「小行貨子他曉的甚麼。他還不知你的手段哩。」西門慶道：「我倒見他酒席上說話兒伶俐。叫他來唱兩日試他。」倒這等可惡。伯爵道：「哥今日揀這四個粉頭都是出類拔萃的尖兒了。」李銘道：「二爹你還沒見愛月兒哩。」伯爵道：「我同你爹在他家吃酒。他還小哩。這幾年到沒曾見不知出落的怎樣的了。」李銘道：「這小粉頭子雖故好個身段兒。光是一味粧飾唱曲也會怎生趕的上桂姐一半兒。」爹這裡是那裡叫着。敢不來。就是來了。虧了你還是不知輕重。正說着。只見胡秀來回話道：「小的到喬爹那邊見了來了。伺候老爹示下。」西門慶教陳敬濟後邊討五十兩銀子。令書童寫一封書使了印色。差一名節級明日早起身一同下去。

與你鈔關上錢老爹教他過稅之時。青目一二須臾。陳敬濟取了一封銀子來。交與胡秀。胡秀領了文書。并稅帖。次日早同起身不在話下。忽聽得的道子响。平安來報。劉公公與薛公公來了。西門慶忙冠帶迎接。至大廳見畢禮數。請至捲棚內。寬去上蓋蟒衣。上面設兩張交椅坐下。應伯爵在下。與西門慶闔席陪坐。薛內相便問：「此位是何人？」西門慶道：「去年老太監會過來。乃是學生故友。應二哥。」薛內相道：「却是那快要笑的應先兒麼？」應伯爵欠身道：「老公公還記的。就是在下。須臾拿茶上來吃了。只見平安走來稟道：「府裡周爺差人拏帖兒來說。今日還有一席來。遲些教老爹這裡先坐不須等罷。」西門慶看了帖兒。便說：「我知道了。」薛內相因問西門慶人今日誰來遲。西門慶道：「周南軒那邊還有一席使人來說。休要等他。只怕來遲些。」薛內相道：「既來說。咱虛着他席面。就是正說話間。」王經拿了兩個

帖兒進來兩位秀才來了。西門慶見帖兒上一個是倪鵬，一個是溫必日。就知倪秀才舉薦了同窗朋友來了。連忙出來迎接，見都穿着衣巾進來，且不看倪秀才，只見那溫必日，古年紀不上四旬，生的端莊質樸，落腮鬍，儀容謙仰，舉止溫恭。未知行藏如何。先觀動靜。若是有幾句單道他好。雖抱不羈之才，慣遊非禮之地，功名蹭蹬，豪傑之志已灰，家業凋零，浩然之氣先喪。把文章道學一併送還了孔夫子。將致君澤民的事業及榮身顯親的心念，都撇在東洋大海和光混俗。惟其利欲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耻爲重，裝其冠博其帶，而眼底旁若無人。濶其論高其談，而胸中實無一物。三年科案而小考尚難，豈望月桂之高攀，廣坐御杯，選世無悶，且作岩穴之隱相。

西門慶讓至廳上敘禮。每人遞書帕二事，與西門慶祝壽交拜畢，分賓主

而坐。西門慶道：久仰溫老先生大才，敢問尊號。溫秀才道：學生賤字日新，號葵軒。西門慶道：葵軒老先生，又問貴庠何經。溫秀才道：學生不才，府學備數初學易經，一向仰大名，未敢進拜。昨因我這做同窗倪桂岩道及老先生盛德，敢來登堂恭謁。西門慶道：承老先生先施，學生容日奉拜。只因學生一個武官粗俗，不知文理，往來書柬無人代筆。前者因在敝同僚府上會遇桂崖老先生，甚是稱道老先生大才盛德，正欲趨拜請教，不意老先生下降，兼承厚賜，感激不盡。溫秀才道：學生匪才薄德，謬承過譽。茶罷，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有薛劉二老太監在座。薛內相道：請二位老先生寬衣進來。西門慶一面請寬了青衣，請進裡面，各遜讓再四方，纔一邊一位垂首坐下。正敘談間，吳大舅、范千戶到了。敘禮坐定，不一時，玳安與同答應的和鄭奉都來回話，道四個唱的都叫來了。西門慶問：可是王皇親

那裡玳安道是王皇親宅內，叫還沒起身，小的要拿他鴉子鑿鎖，他慌了，纔上轎都一答兒來了。西門慶即出到廳臺基上站立，只見四個唱的一齊進來，向西門慶磕下頭去。那鄭愛月兒穿着紫紗衫兒，白紗挑線裙子，腰肢嫵娜，猶如楊柳輕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艷麗，正是

萬種風流無處買

千金良夜實難消

西門慶便向鄭愛月兒道：「我叫你如何不來，這等可惡，敢量我拿不得你來。」那鄭愛月兒磕了頭起來，一聲兒也不言語，笑着同眾人一直往後邊去了。到後邊與月娘眾人，都磕了頭，看見李桂姐、吳銀兒都在跟前，各道了萬福，說道：「你二位來的早。」李桂姐道：「我每兩日沒家去了，因說你四個怎的這咱纔來。」董嬌兒道：「都是月姐帶累的俺們來遲了，收拾下，只顧等着他白不起身。」鄭愛月兒用扇兒遮着臉，只是笑，不做聲。月娘便問這位

盤纏若
出二声
便費分
解便俗
筆為之

不知如
何

一到金
蓮邊多
此一番

望長較
短然不
如此不
足以為
金蓮也

大姐是誰家的。董嬌兒道：「娘不知道，他是鄭愛香兒的妹子。鄭愛月兒纔成人，還不上半年光景。月娘道：「可倒好個身段兒，說單看茶吃了，一面放桌兒擺茶與眾人吃。潘金蓮且揭起他鬚子，撮弄他的脚，看說道：「你每這裡邊的樣子，只是焦直，尖了不像俺外邊的樣子了。」趨俺外邊，尖底停勻，你裡邊，後跟子大月娘向大妗子道：「偏他恁好，勝問他怎的一回，又取下他頭上金魚撒杖兒來，照因問你：「這樣兒是那裡打的。」鄭愛月兒道：「是俺裡邊銀匠打的，須臾擺下茶。月娘便叫桂姐、銀姐，你陪他四個吃茶。不一時，六個唱的做一處同吃了茶。李桂姐、吳銀兒便向董嬌兒四個說：「你每來花園裡走走。」董嬌兒道：「等我每到後邊走走。」就來李桂姐和吳銀兒，就跟着潘金蓮、孟玉樓出儀門往花園中來。因有人在大捲棚內，就不曾過那邊去，只在這邊看了回花草，就往李瓶兒房裡看官哥兒。官哥兒心中又

有些不自在，睡夢中驚哭，吃不下，妳去李瓶兒在屋裡守着不出來看見。李桂姐、吳銀兒和孟玉樓、潘金蓮進來，連忙讓坐。桂姐問道：「哥兒睡哩？」李瓶兒道：「他哭了。」這一日纔睡下了。玉樓道：「大娘說劉劉婆子來看他，看你怎的，不使小廝請去？」李瓶兒道：「今日他爹好日子，明日請他去罷。」正說話中間，只見四個唱的，和西門大姐、小玉走來。大姐道：「原來你每都在這里，却教俺花園內尋你。」玉樓道：「花園內有人，咱們不好去的。」瞧了瞧兒，就來了。李桂姐問洪四兒：「你每四個在後邊做甚麼？」這半日纔來。洪四兒道：「俺每在後邊四娘房裡吃茶來。」潘金蓮聽了，望着玉樓、李瓶兒笑，問洪四兒：「誰對你說？」四娘來，董嬌兒道：「他留俺每在房裡吃茶，他每問來，還不曾與你老人家磕頭，不知娘是幾娘，他便說我是你四娘哩。」金蓮道：「沒廉耻的小婦奴才，別人稱你便好，誰家自己稱是四娘來？」這一家大小誰與你？」

一開口
便出一
三語可
了香恨
不得型
其者

六宮生
妬主亦
悲焉結
目嫉如
金蓮者
乎

誰數你誰叫你是四娘？漢子在屋裡睡了一夜兒，得了些顏色兒，就開起。梁房來了，若不是大娘房裡，有大娘子，他二娘房裡有桂姐，你房裡有楊姑奶奶、李大姐、有銀姐，在這裡我。那屋裡有他潘姥姥，且輪不到往你那屋裡去哩。玉樓道：「你還沒曾見哩。」今日早晨起來，打發他爹往前邊去了。在院子裡呼張喚李的，便那等花哨起來。金蓮道：「常言道：奴才不可逞，小孩兒不宜哄。」又問小玉：「我聽見你爹對你奶奶說，要替他尋丫頭，說你爹昨日在他屋裡見他，只顧收拾不了，因問他：『那小淫婦就趁勢兒對你爹說，我終日不得個閒，收拾屋裡，只好晚夕來這屋裡睡罷了。』你爹說不，打緊到明日對你娘說，尋一個丫頭與你使便了，真個有此話？」小玉道：「我不曉的，敢是玉簫聽見來。」金蓮向桂姐道：「你爹不是俺各房裡有人等閒，不往他後邊去，莫不俺每背地說他本等，他嘴頭子不達時務，慣傷犯人。」

一入有心首之
眼便滿目都是
疑團入世之唯
如世可歎可歎

本為一宵之念
忽又纏入其生
早小人故入人
罪往也賢然

俺每急切不和他說話，正說着，綉春拿了茶上來，正吃間，忽聽前邊鼓樂响動，荆都監眾人，都到齊了。通酒上座，玳安兒來叫四個唱的，就往前邊去了。那日喬大戶沒來，先是雜耍百戲，吹打彈唱，隊舞纔罷，做了個笑樂院本，割切上來，獻頭一道湯飯，只見任醫官到了，冠帶着進來。西門慶迎接至廳上，叙禮，任醫官令左右，禮包內取出一方壽帕，二星白金來，與西門慶拜壽，說道：「昨日韓明川說纔知老先生華誕，恕學生來遲。」西門慶道：「豈敢動勞車駕，又兼謝盛儀。」外日多謝妙藥，彼此拜畢，任醫官還要把盞，西門慶辭道：「不消了。」一面脫了大衣，與眾人見過，就安在左首第四席，與吳大舅相近而坐，獻上湯飯，并手下攢盒，任醫官謝了，令僕從領下去。四個唱的彈着樂器，在旁唱了一套壽詞。西門慶令上席分頭通酒，下邊樂工呈上揭帖，劉薛二內相，揀了韓湘子度陳半街，陞仙會雜劇，纔唱得一

摺，只見唱道之聲漸近，平安進來稟報，守備府周爺來了。西門慶慌忙迎接，未曾相見，就先請寬盛服。周守備道：「我來要與四泉把一盞。」薛內相說道：「周大人，不消把盞，只見禮兒罷。」于是二人交拜畢，纔與眾人作揖。左首第三席安下鍾筋，下邊就是湯飯，割切上來，又是馬上人兩盤點心，兩盤熟肉，兩瓶酒。周守備謝了，令左右領下去，然後坐下一面觥籌交錯，歌舞吹彈，花攢錦簇，飲酒正是

舞低楊柳樓頭月

歌罷桃花扇底風

吃至日暮，先是任醫官隔門去的，早西門慶送出來。任醫官因問老夫人貴恙，覺好了。西門慶道：「拙室服了良劑，已覺好些。」這兩日不知怎的，又有些不自在。明日還望老先生過來看看，說畢，任醫官作辭上馬而去。落後又是倪秀才、溫秀才起身，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送出大門，說道：「容日奉

拜請教寒家就在對門收拾一所書院與老先生居住。連寶眷都撥來一處方便。學生每月奉上束修。以備菽水之需。溫秀才道：多承厚愛。感激不盡。倪秀才道：此是老先生崇尚斯文之雅意矣。打發二秀才去了。西門慶陪客飲酒。吃至更闌方散。四個唱的都歸在月娘房內。唱與月娘大妗子。楊姑娘眾人聽。西門慶還在前邊留下吳大舅。應伯爵復坐飲酒。看着打發樂工酒飯吃了。先去了。其餘席上家火都收了。又分付從新後邊拿菓碟兒上來。教李銘、吳惠、鄭奉上來彈唱。擎大杯賞酒與他吃。應伯爵道：哥今日華誕設席。列位都是喜懽。李銘道：今日薛爺和劉爺也費了許多賞賜。落後見桂姐、銀姐又出來。每人又遞了一包與他。只是薛爺比劉爺年小快頑些。不一時。畫童兒拿了菓碟兒來。應伯爵看見酥油、鮑螺就先揀了一個放在口內。如甘露洒心。入口而化。說道：倒好吃。西門慶道：我的兒。

你倒會吃。此是你六娘親手揀的。伯爵笑道：也是我女兒孝順之心。說這老舅你也請個兒。於是揀了一個放在吳大舅口內。又叫李銘、吳惠、鄭奉近前。每人揀了一個賞他。正飲酒間。伯爵向玳安道：你去後邊叫那四個小淫婦出來。我便罷了。也叫他唱個兒與老舅聽。再遲一回兒便好去。今日連遞酒他只唱了兩套。你要便宜了他。那玳安不動身說道：小的叫了他了。在後邊唱與妗子和娘每聽哩。便來也。伯爵道：賊小油嘴。你幾時去來。還哄我。因叫王經你去。那王經又不動。伯爵道：我使着你每都不去。等我自去罷。玳安只聞一陣香風過。覺有笑聲。四個粉頭都用汗巾兒答着頭出來。伯爵看見道：我的兒。誰養的你恁乖。搭上頭兒。心裡要去的情。好自在性兒。不唱個曲兒與俺每聽。就指望去好容易。連轎子錢就是四錢銀子。買紅棗兒、米買一石七八斗。勾你家鴉子和你一家大小吃一個。

證七去
穎修筆
有一字
否補出
時線索
生動的
是針工
底芥

月董嬌兒道哥兒恁便益衣飯兒你也入了籍罷了洪四兒道這咱晚七
入有二更放了俺每去罷了齊香兒道俺每明日還要起早往門外送殯
去哩伯爵道誰家齊香兒道是房簷底下開門的那家子伯爵道莫不又
是王三官兒家前日被牠連累你那場事多虧你大爹這里人情替李桂
兒說連你也饒了這一遭雀兒不在那窠兒罷了齊香兒笑罵道恠老油
嘴汗邪了你恁胡說伯爵道你笑話我老我半邊俏把你這四個小淫婦
兒還不勾擺布哩洪四兒笑道哥兒我看你行頭不怎麼好光一味好撒
伯爵道我那兒到根前看手段還錢又道鄭家那賊小淫婦兒吃了糖五
老座子兒白不言語有些出神的模樣敢記掛着那孤老兒在家裡董嬌
兒道他剛纔聽見你說在這里有些怯床伯爵道怯床不怯床拏樂器來
每人唱一套你每去罷我也不留你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們兩個遞酒兩

個唱一套與他聽罷齊香兒道等我和月姐唱當下鄭月兒琵琶齊香兒
彈箏坐在交床上歌美韻放嬌聲唱了一套越調關鵲鴉夜去明來董嬌
兒遞吳大舅酒洪四兒遞應伯爵酒在席上交杯換盞倚翠偎紅正是

舞回明月墜秦樓

歌邊行雲迷楚館

當下酒進數巡歌吟兩套打發四個唱的去西門慶還留吳大舅坐又
叫春鴻上來唱了一套南曲纔分付棋童備馬拏燈籠送大舅大舅道姐
夫不消備馬我同應二哥一路走罷西門慶道既如此教棋童打燈籠送
到家吳大舅與伯爵起身作別西門慶送至大門首因和伯爵說你明日
好友上心約會了那甘夥計來見我批合同我會了喬親家好收拾那邊
房子卸貨伯爵道哥不消分付我知道一面作辭與吳大舅同行棋童打
着燈籠吳大舅便問剛纔姐夫說收拾那裡房子伯爵道韓夥計貨船到

此段似
問然得
此便竟
餘波滌
湘文勞
不窘

他新開個段子鋪收拾對門房子教我替他尋個夥計大舅道幾時開張
咱每親朋少不的作賀作賀須臾出大街到了伯爵小衙口上吳大舅
要棋童打燈籠送你應二爹到家伯爵不肯說道棋童你送大舅我不消
燈籠進巷內就是了一面作辭分路回家棋童便送大舅去了西門慶打
發李銘等唱錢去了回後邊月娘房中歇了一夜到次日果然伯爵領了
甘出身穿青衣走來拜見講說買賣之事西門慶叫將崔本來會喬大戶
那邊收拾房子開張舉事喬大戶對崔本說將來凡一應大小事隨你親
家爹這邊只顧處不消多較當下就和甘夥計批了合同就立伯爵作保
得利十分為率西門慶五分喬大戶三分其餘韓道國甘出身與崔本三
分均分一面修葺土庫裝畫牌面待貨車到日堆卸開張後邊又獨自收
拾一所書院請將溫秀才來作西賓專修書柬回答往來士夫每月三兩

束修四時禮物不缺又撥了畫童兒小廝伏侍他西門慶家中宴客常請
過來陪侍飲酒俱不必細說不覺過了西門慶生辰第二日早晨就請了
任醫官來看李瓶兒又在對門看着收拾楊姑娘先家去了李桂姐吳銀
兒還沒家去吳月娘買了三錢銀子螃蟹午間煮了請大妗子李桂姐吳
銀兒眾人圍着吃了一回只見月娘請的劉婆子來看官哥兒吃了茶李
瓶兒就陪他往前邊房裡去了劉婆子說哥兒驚了要住了妳又留下幾
服藥月娘與了他三錢銀子打發去了孟玉樓潘金蓮和李桂姐吳銀兒
大姐都在花架底下放小桌兒鋪壇條同抹骨牌賭酒頑耍孫雪娥吃衆
人贏了七八鍾酒不敢久坐就去了衆人就拿李嬌兒頂缺金蓮又教吳
銀兒桂姐唱了一套當日衆姊妹飲酒至晚月娘裝了盒子相送李桂姐
吳銀兒家去了潘金蓮吃的大醉歸房因見西門慶夜間在李瓶兒房裡

歇了一夜，早晨又請任醫官來看他，惱在心裡，知道他孩子不好，進門不想。天假其便，黑影中躡了一脚狗屎，到房中叫春梅點燈來看。一雙大紅段子鞋，滿幫子都展污了。登時柳眉剔豔，星眼圓睜，叫春梅打着燈，把角門關了。拏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叫起來。李瓶兒使過迎春來說，俺娘說哥兒纔吃了老劉的藥，睡着了。教五娘這邊休打狗罷。潘金蓮坐着半日不言語，一面把那狗打了一回，開了門放出去，又尋起秋菊的。不是來，看着那鞋，左也惱，右也惱，因把秋菊喚至跟前說：「這咱晚，這狗也該打發去了，只顧還放在這屋裡做甚麼？是你這奴才的野漢子，你不發他出去，教他恁遍地撒屎，把我恁雙新鞋兒連今日纔三四日兒，躡了恁一鞋幫子尿，知道我來，你也該點個燈兒出來，你如何恁推聾粧啞，裝憨兒的春梅道：我頭裡就對他說，你趁娘不來，早喂他些飯，閑到後邊院。」

教他三
幸來得
奇特

子裡去罷。他佯打耳聾的，不理我，還拿眼兒瞅着我。婦人道：「可又來賊膽大萬殺的奴才，我知道你在這屋裡成了把頭，把這打來不作准，因叫他到跟前瞧瞧，我這鞋上的齜齜，哄得他低頭瞧，提着鞋拽巴，兜臉就是幾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顧搵着抹血，忙走開一邊。婦人罵道：「好賊奴才，你走了，教春梅與我採過來跪着，取馬鞭子來，把他身上衣服與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馬鞭子，便罷。但扭一扭兒，我亂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婦人教春梅把他手扯住，兩點般鞭子打下來，打的這丫頭殺猪也似叫。那邊官哥纔合上眼兒，又驚醒了，又使了綉春來說：「俺娘上覆五娘，饒了秋菊罷，只怕說醒了哥哥。那潘姥姥正搵在裡間炕上，聽見打的秋菊叫，一砧碌子扒起來，在傍邊勸解，見金蓮不依，落後又見李瓶兒使過綉春來說，又走向前奪他女兒手中鞭子，說道：「姐姐少打。」

可恨

一念情
怨之起
忿怒定
於不難
賊偷敗
犯不獨
一金蓮
也

他兩下兒罷惹得他那邊姐姐說只怕說了哥哥為驢扭棍不打緊到沒
的傷了紫荆樹金蓮緊自心裡惱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越發心中攔
上把火一般須臾紫漲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險些兒不把潘姥姥推了一
交便道怪老貨你與我過一邊坐着去不干你事來勸甚麼甚麼紫荆樹
驢扭棍單管外合裏應潘姥姥道賊作死的短壽命我怎的外合裏應我
來你家討冷飯吃教你恁頓摔我金蓮道你明日夾着那老秘走怕他家
拿長鍋煮吃了我潘姥姥聽見女兒這等擦他走到裡邊屋裡嗚嗚咽咽
哭去了隨着婦人打秋菊打勾二三十馬鞭子然後又蓋了十欄杆打的
皮開肉綻纔放出來又把他臉和腮頰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爛李瓶兒在
那邊只是雙手握着孩子耳朵腮邊墮淚敢怒而不敢言西門慶在對門
房子裡與伯爵崔本甘夥計吃了一日酒散了逕往玉樓房中歇息到次

可恨

光到

日周守備家請吃補生日酒不在家李瓶兒見官哥兒吃了劉婆子藥不
見動靜夜間又着驚慌一雙眼只是往上吊吊的因那日薛姑子王姑子
家去走來對月娘說我向房中拿出他壓被的一對銀獅子來要教薛姑
子印造佛頂心陀羅經趕八月十五日嶽廟裡去捨那薛姑子就要擎着
走被孟玉樓在旁說道師父你且住大娘你還使小厮叫將賁四來替他
兌兌多少分兩就同他往經舖裡講定個數兒來每一部經多少銀子到
幾時有纔好你教薛師父去他獨自一個怎弄的來月娘道你也說的是
一面使來安兒叫了賁四來向月娘眾人作了揖把那一對銀獅子上天
平兌了重四十一兩五錢月娘分付同薛師父往經舖印造經數去了潘
金蓮隨即叫孟玉樓咱送送兩位師父去就前邊看看大姐他在屋裡做
鞋哩兩個携着手兒往前邊來賁四同薛姑子王姑子去了金蓮與玉樓

走出大廳東廂房門首見大姐正在簷下納鞋金蓮拏起來看却是沙綠
潞紬鞋面玉樓道大姐你不要這紅鎖線了爽利着藍頭綠兒却不老作
些你明日還要大紅提跟子大姐道我有一雙是大紅提跟子的這個我
心裡要藍提跟子所以使大紅線鎖口金蓮瞧了一回三個都在廳臺基
上坐的玉樓問大姐你女婿在屋裡不在大姐道他不知那里吃了兩鍾
酒在屋裡睡哩孟玉樓便向金蓮道剛纔若不是我在旁邊說着李大姐
恁哈帳行貨就要把銀子交姑子拿了印經去經也印不成沒脚蟬行貨
了藏在那大人家你那里尋他去早是我說叫將賁四來回他去了金蓮
道恁有錢的姐姐不換他些兒是傻了只相牛身上拔一根毛兒你孩兒
若沒命休說捨經隨你把萬里江山捨了也成不的如今這屋裡只許人
放火不許俺每點燈大姐聽着也不是別人偏染的白兒不上色偏他會

五三

那等輕狂使勢大清早辰刀瞪着漢子請太醫看他亂他的俺每又不管
每常在人前會那等撇清兒說話我心裡不耐煩他爹要便進我屋裡推
看孩子雌着和我睡誰耐煩教我就擡掇往別人屋裡去了俺每自恁好
罷了背地還嚼說俺們那大姐偏聽他一面詞兒不是俺每爭這個事
怎麼昨日漢子不進你屋裡去你使丫頭在角門子首叫進屋裡推看孩
子你便吃藥一徑把漢子作成和吳銀兒睡了一夜一逕顯你那垂覺教
漢子喜歡你那大姐就沒的語說了昨日晚夕人進屋裡躡了一脚狗
屎打了頭趕狗也噴起來使丫頭過來說說了他孩子了俺娘那老貨又
不知道走來勸甚麼的驢扭棍傷了紫金樹我惱他那等輕聲浪氣教我
教了他兩句他今日使性子家去了去了罷教我說他家有你這樣窮親
戚也不多沒你也不少玉樓笑道你這個沒訓教的子孫你一個親娘母

說作成
銀兒隱
太見不
作成我
為可怨
把自家
長技寬
人因是
小人度
君子之
腹

兒。你。這。等。訂。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惱。人。的。腸。子。單。管。黃。貓。黑。尾。外。合。裏。應。只。替。人。說。話。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喚。得。不。的。人。家。一。個。甜。頭。兒。千。也。說。好。萬。也。說。好。想。着。迎。頭。兒。養。了。這。個。孩。子。把。漢。子。調。唆。的。生。根。也。似。的。把。他。便。扶。的。正。正。兒。的。把。人。恨。不。的。躡。到。泥。裡。頭。還。躡。今。日。恁。的。天。也。有。眼。你。的。孩。兒。也。生。出。病。來。了。正。說。着。只。見。賁。四。往。經。鋪。裡。交。了。銀。子。來。回。月。娘。話。看。見。玉。樓。金。蓮。和。大。姐。都。在。廳。臺。基。上。坐。的。只。顧。在。儀。門。外。立。着。不。敢。進。來。來。安。走。來。說。道。娘。每。閃。閃。兒。賁。四。來。了。金。蓮。道。怪。因。根。子。你。叫。他。進。去。不。是。纔。乍。見。他。來。來。安。兒。說。了。賁。四。低。着。頭。一。直。後。邊。見。月。娘。李。瓶。兒。說。道。銀。子。四。十。一。兩。五。錢。眼。同。兩。個。師。父。交。付。與。翟。經。兒。家。收。了。講。定。印。造。綾。壳。陀。羅。五。百。部。每。部。五。分。緝。壳。經。一。千。部。每。部。三。分。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還。我。與。他。十。三。兩。五。錢。准。在。十。四。日。早。

箱。經。來。李。瓶。兒。連。忙。向。房。裡。取。出。一。個。銀。香。毬。來。教。賁。四。上。天。平。兌。了。十。五。兩。李。瓶。兒。道。你。拿。了。去。除。我。與。他。別。的。你。收。着。換。下。些。錢。到。十。五。日。廟。上。捨。經。與。你。們。做。盤。纏。就。是。了。省。的。又。來。問。我。要。賁。四。于。是。拿。了。香。毬。出。來。李。瓶。兒。道。四。哥。多。累。你。賁。四。躬。着。身。說。道。小。人。不。敢。走。到。前。邊。金。蓮。玉。樓。又。叫。住。問。他。銀。子。交。付。與。經。鋪。了。賁。四。道。已。交。付。明。白。共。一。千。五。百。部。經。共。該。五。十。五。兩。銀。子。除。收。過。四。十。一。兩。五。錢。剛。纔。六。娘。又。與。了。這。件。銀。香。毬。玉。樓。金。蓮。瞧。了。瞧。沒。言。語。賁。四。便。回。家。去。了。玉。樓。向。金。蓮。說。道。李。大。姐。像。這。等。都。枉。費。了。錢。他。若。是。你。的。兒。女。就。是。榔。頭。也。搥。不。死。他。若。不。是。你。兒。女。莫。說。捨。經。造。像。隨。你。怎。的。也。留。不。住。他。信。着。姑。子。甚。麼。繭。兒。幹。不。出。來。兩。個。說。了。一。回。都。立。起。來。金。蓮。道。咱。每。往。前。邊。大。門。首。走。走。去。因。問。大。姐。你。去。不。去。大。姐。道。我。不。去。滿。金。蓮。便。拉。着。玉。樓。手。兒。兩。個。同。來。到。大。

門裡首站立因問平安兒對門房子都收拾了平安道這咱哩昨日爹看着就都打掃乾淨了後邊樓上堆貨昨日教陰陽來破土樑底下還要裝廂房三間土庫閣段子門面打開一溜三間都教漆匠裝新油漆在出月開張玉樓又問那寫書的溫秀才家小搬過來了不曾平安道從昨日就過來了今早爹分付把後邊那一張涼床拆了與他又搬了兩張桌子四張椅子與他坐金蓮道你沒見他老婆怎的模樣兒平安道黑影子坐着轎子來誰看見他來正說着只見遠遠一箇老頭兒斯琅琅搖着鶯閨葉過來潘金蓮便道磨鏡子的過來了教平安兒你叫住他與俺每磨磨鏡子我的鏡子這兩日都使的昏了分付你這囚根子看着過來再不叫俺每出來站了多大回怎的就有磨鏡子的過來了那平安一面叫住磨鏡老兒放下擔兒金蓮便問玉樓道你要磨都教小厮帶出來一答兒里磨

了罷于是使來安兒你去我屋裡問你春梅姐討我的照臉大鏡子兩面小鏡子兒就把那大四方穿衣鏡也帶出來教他好生磨磨玉樓分付來安你到我屋裡教蘭香也把我的鏡子拏出來那來安兒去不多時兩隻手提着大小八面鏡子懷裡又抱着四方穿衣鏡出來金蓮道臭小囚兒你拿不了做兩遭兒拿如何恁拿出來一時叮噹了我這鏡子怎了玉樓道我沒見你這面大鏡子是那里的金蓮道是人家當的我愛他且是亮安在屋裡早晚照照因問我的鏡子只三面玉樓道我大小只兩面金蓮道這兩面是誰的來安道這兩面是春梅姐的稍出來也叫磨磨金蓮道賊小肉兒他放着他的鏡子不使成日只搵着我的鏡子照弄的恁昏昏的共大小八面鏡子交付與磨鏡老叟教他磨當下絆在坐架上使了水銀那消頓飯之間都淨磨的耀眼爭光婦人拏在手內對照花容猶如一

汪秋水相似有詩爲証

蓮萼菱花共照臨

風吹影動碧沉沉

一池秋水芙蓉現

好似姮娥傍月陰

婦人看了，就付與來安兒收進去。玉樓便令平安問舖子裡傳夥計櫃上，要五十文錢與磨鏡的。那老子一手接子錢，只顧立着不去。玉樓教平安問那老子，你怎的不去，敢嫌錢少。那老子不覺眼中撲簌簌流下淚來，哭了。平安道：我當家的奶奶問你怎的煩惱。老子道：不瞞哥哥說，老漢今年癡長六十一歲，在前丟下個兒子二十二歲，尚未娶妻，專一浪遊，不幹生理。老漢日逐出來掙錢養活他，他又不守本分，常與街上搗子耍錢。昨日惹了禍，同拴到守備府中當土賊，打了二十大棍，歸來把媽媽的裙襖都去當了。媽媽便氣了一場病，打了寒，睡在炕上，半個月。老漢說他兩句，他

便走出來不往家去，教老漢日逐抓尋他，不着個下落，待要賭氣不尋他。老漢恁大年紀，止生他一個兒子，往後無人送老，有他在家，見他不成人，又要惹氣似這等，乃老漢的業障，有這等負屈啣冤，各處告訴，所以淚出痛腸。玉樓叫平安兒，你問他，你這後娶婆兒，今年多大年紀了。老子道：他今年五十五歲了，男女花兒沒有如今，打了寒，總好些，只是沒將養的心，中想塊臘肉兒吃。老漢在街上恁問了兩三日，白討不出塊臘肉兒來，甚可嗟嘆。人子玉樓道：不打緊處，我屋裡抽替肉有塊臘肉兒哩，卽令來安兒，你去對蘭香說，還有兩個餅錠，教他拿與你來。金蓮叫那老頭子問你家媽媽兒吃小米兒粥，不吃。老漢子道：怎的不吃。那裡有，可知好哩。金蓮也叫過來安兒來，你對春梅說，把昨日你姥姥稍來的新小米兒，量二升，就拿兩根醬瓜兒出來，與他媽媽兒吃。那來安去不多時，拏出半腿臘肉。

兩個餅錠二升小米兩個醬瓜兒，叫道：「老頭子過來，造化了你，你家媽媽子不是害病想吃，只怕害孩子坐月子，想定心湯吃，那老子連忙雙手接了，安放在檐內，望着玉樓金蓮唱了個喏，揚長挑着擔兒，搖着驚閨葉去了。平安道：「二位娘，不該與他這許多東西，被這老油嘴設智誑的去了。他媽媽子是個媒人，昨日打這街上走過去，不是幾時在家，不好來。金蓮道：「賊囚你早不說做甚麼來。平安道罷了，也是他造化，可可二位娘出來看見，叫住他，照顧了他這些東西去了，正是

開來無事倚門楣，恰見驚閨一老來，不獨纖微能濟物

無緣滴水也難爲

第五十九回

西門慶露陽驚愛月

李瓶兒睹物哭官哥

楓葉初丹榭葉黃

河陽愁鬢恰新霜

鬼門徒墮空回首

泉路憑誰說斷腸

路杳雲迷愁漠漠

珠沉玉殞事忙忙

惟有淚珠能結雨

盡傾東海恨無疆

話說孟玉樓和潘金蓮在門首打發磨鏡叟去了，忽見從東一人帶着大帽眼紗，騎着騾子，走得甚急，逕到門首下來，慌的兩個婦人往後走不迭。落後揭開眼紗，却是韓夥計來家了。平安忙問道：「貨車到了不曾？」韓道國道：「貨車進城了，稟問老爹卸在那里？」平安道：「爹不在家，往周爺府里吃酒去了，教卸在對門樓上哩。」你老人家請進裡邊去。不一時，陳敬濟出來，陪韓道國入後邊，見了月娘，出來廳上拂去塵土，把行李搭連教王經送到家去。月娘一面打發出飯來，與他吃了。不一時，貨車終到，敬濟拏鑰匙開了那邊樓上門，就有卸車的小脚子，領籌搬運，一廂廂都堆卸在樓上。十大車段貨，直卸到掌燈時分，崔本也來幫扶，完畢查數鎖門，貼上封皮打

此喜
要賀
不他爲
銀子便
益

發小腳錢出門，早有玳安往守備府報西門慶去了。西門慶聽見家中卸貨，吃了幾鍾酒，約掌燈以後就來家。韓夥計等着見了，在廳上坐的，悉把前後往回事說了一遍。西門慶因問錢老爹書下了，也見些分上，不曾韓道國道：全是錢老爹這封書，十車貨少使了許多稅錢。小人把段箱兩箱併一箱，三停只報了兩停，都當茶葉馬牙香櫃，上稅過來了，通共十大車貨，只納了三十兩五錢鈔銀子。老爹接了報單，也沒差巡攔下來查點，就把車喝過來了。西門慶聽言，滿心歡喜，因說到明日少不的重重買一分禮謝他。于是分付陳敬濟陪韓夥計，崔大哥坐，後邊拏菜出來，留吃了一回酒。方纔各散回家。王六兒聽見韓道國來了，分付丫頭春香錦兒伺候，下好茶好飯。等的晚上韓道國到家，拜了家堂，脫了衣裳，淨了面目，夫妻二人各訴離情。一遍韓道國悉把買賣得意一節告訴老婆，老婆又見搭

這內沉沉重重許多銀兩，因問他替已又帶了一二百兩貨物，酒米卸在門外店裏，慢慢發賣了銀子來家。老婆滿心歡喜道：我聽見玉經說又尋了個甘夥計做賣手，咱每和崔大哥與他同分利錢，使這個又好了。到出月開舖子，韓道國道：這裡使着人做賣手，南邊還少個人立庄置貨。老爹已定還裁派我去。老婆道：你看貨才料，自古能者多勞，你不會做買賣。那老爹託你麼？常言不將辛苦意，難得世間財。你外邊走上三年，你若懶得去，等我對老爹說了，教姓甘的和保官兒打外，你便在家賣貨就是了。韓道國道：外邊走熟了也罷了。老婆道：可又來你先生迷了路在家。也是間說畢，擺上酒來，夫婦二人飲了幾盃，闊別之酒收拾就寢。是夜歡娛無度，不必用說。次日却是八月初一日，韓道國早到房子內，同崔本甘夥計，看着收拾裝修土庫，不在話下。却說西門慶見貨物卸了，家中無事，忽然

心中想起要往鄭愛月兒家去。暗暗使玳安兒送了二兩銀子，一套紗衣服與他鄭家鴛子聽見。西門老爹來請他家姐兒，如天上落下來的一般，連忙收下禮物沒日子。向玳安道：「你多頂上老爹，就說他姐兒兩個都在家裏伺候老爹，請老爹早些兒下降。」玳安走來家中書房內，回了西門慶話。西門慶約午後時分，分付玳安收拾着涼轎，頭上戴着坡巾，身上穿青緯羅暗補子，直身粉底皂靴，先走在房子看了一回裝修土庫，然後起身坐上涼轎，放下斑竹簾來。琴童玳安跟隨，留王經在家止，叫春鴻背着直袋，逕往院中鄭愛月兒家，正是：

天仙機上整香羅，入手先拖雪一窩。不獨桃源能問渡，

却來月窟伴嫦娥。

却說鄭愛香兒打扮的粉面油頭，見西門慶到，笑吟吟在半門裡首迎接。

開口只
怪別人
是鴛兒
日前

此鄭月
兒深處
西門慶
浸人所
以不知

進去到於明間客位，道了萬福。西門慶坐下，就分付小廝琴童把轎回，家去。晚夕騎馬來接琴童跟轎家去，止留玳安和春鴻兩個伺候。少頃鴛子出來拜見，說道：「外日姐兒在宅內多有打攪，老爹來這裡自恁走走罷了。如何又賜將禮來，又多謝與姐兒的衣服。」西門慶道：「我那日叫他怎的，不去只認王皇親家了。」鴛子道：「俺每如今還怪董嬌兒和李桂兒，不知是老爹生日叫唱，他每都有了禮，只俺們姐兒沒有。若早知時，決不答應王皇親家唱，先往老爹宅裡去了。」落後老爹那裡又差了人來，慌的老身背着王家人，連忙攙掇姐兒打後門上轎去了。西門慶道：「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說的就惱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語，不做喜歡端的，是怎麼說。」鴛子道：「小行貨子家自從梳弄了，那里好生出去供唱，去到老爹宅內見人多不知謊的怎樣的。他從小是

語語洗
發鄭月
兒嬌癡
之性

恁不出語嬌養慣了你看甚時候總起來老身該催促了幾遍說老爹今日來你早些起來收拾了罷他不依還睡到這咱晚不一時丫鬟擎茶上來鄭愛香兒向前遞了茶吃了鴉子道請老爹到後邊坐罷鄭愛香兒就讓西門慶進入鄭愛月兒的房外明間內坐下西門慶看見上面楷書愛月軒三字坐了半日忽聽簾櫳响處鄭愛月兒出來不戴髮髻頭上挽着一窩絲杭州纈梳的黑髮光油油的烏雲雲髻堆鴉猶若輕烟密霧上着白藕絲對衿仙裳下穿紫綃翠紋裙脚下露紅鴛鳳嘴胸前搖寶玉玲瓏越顯那芙蓉粉面正是

若非道子觀音畫

定然延壽美人圖

愛月兒走到下面望上不端正與西門慶道了萬福就用酒金扇兒掩着粉臉坐在旁邊西門慶注目停視比初見時節越發齊整不覺心搖目

灑不能禁止不一時丫鬟又擎一道茶來這粉頭輕搖羅袖微露春纖取

一鍾雙手遞與西門慶然後與愛香各取一鍾相陪吃畢收下盞托去請

寬衣服房裡坐西門慶叫玳安上來把上蓋青紗衣寬了搭在椅子上進

入粉頭房中但見瑤窗綉幕錦褥華裯異香襲人極其清雅真所謂神仙

洞府人跡不可到者也彼此攀話調笑之際只見丫鬟進來安放桌兒擺

下許多精製菜蔬先請吃荷花細餅鄭愛月兒親手揀攢肉絲捲就安放

小泥金碟兒內遞與西門慶吃須臾吃了餅收了家火去就鋪茜紅氈條

取出牙牌三十二扇與西門慶抹牌抹了一回收過去擺上酒來但見盤

堆異菓酒泛金波十分齊整姊妹二人遞了酒在旁筭排雁柱疑跨絞綃

愛香兒彈箏愛月兒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來端的詞出佳人口有裂

石繞梁之聲唱畢促席而坐拏鼓盆兒與西門慶搶紅猜枚飲勾多時鄭

鄭月兒
深情人
不肯便
蒲面春
風西門
慶又恐
失官休
所以乍
見時疎
疎落
曲題妙
絕不仙
當西門
慶之心
而委情
去脈隱
二接上

分晰
聖體說
種藥妙
姊

愛香兒推更衣出去了。獨有愛月兒陪着西門慶吃酒。先是西門慶向袖中取出白綾汗巾兒，上頭束着個金穿心盒兒。鄭愛月兒只道是香茶，便要打開。西門慶道：「不是香茶，是我逐日吃的補藥。我的香茶不放在這裏，面只用紙包着。于是袖中取出一包香茶，桂花餅兒，遞與他。那愛月兒不信，還伸手往他袖子裏掏，又掏出個紫縐紗汗巾兒，上拴着一副揀金挑牙兒，拏在手中觀看，甚是可愛。說道：「我見桂姐和吳銀姐都拏着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道：「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說畢，西門慶就着鍾兒裡酒，把穿心盒兒內藥吃了一服，把粉頭樓在懷中，兩個一遞一口兒飲酒，唾舌無所不至。西門慶又舒手摸弄他香乳，緊緊就就，賽麻圓滑膩，一面扯開衫兒觀看，白馥馥猶如瑩玉一般，揣摩良久，淫心輒起，腰間

那話突然而興，解開褲帶，令他纖手籠搭粉頭，見其粗大，謊的吐舌害怕。隻手樓定西門慶脖項，說道：「我的親親，你今日初會，將就我只放半截兒罷。若都放進去，我就死了。你敢吃藥養的這等大，不然如何天生恁怪刺刺兒的紅赤赤，紫澹澹，好砢礮人子。」西門慶笑道：「我的兒，你下去替我品品。」愛月兒道：「慌怎的？」往後日子多如樹葉兒。今日初會，人生面不熟，再來等我替你品說畢，西門慶欲與他交歡。愛月兒道：「你不吃酒了。」西門慶道：「我不吃了，咱睡罷。」愛月兒便叫丫鬟把酒桌檯過一邊，與西門慶脫靴。他便往後邊更衣澡牝去了。西門慶脫靴時，還賞了丫頭一塊銀子，打發先上床睡。炷了香，放在薰籠內。良久，婦人進房間，西門慶你吃茶不吃。西門慶道：「我不吃。」一面掩上房門，放下綾綃，來將綃兒安在褥下，解衣上床，兩個枕上鴛鴦被，中鴻鵠。西門慶見粉頭肌膚纖細，牝淨無毛，猶如白麵蒸

兩不吃
情真甚
矣

餅一般柔嫩可愛。抱了抱腰肢，未盈一掬，誠為軟玉溫香。千金難買，于是把他兩隻白生生銀條般嫩腿兒夾在兩邊腰眼間。那話上使了托子，向花心裡頂入龜頭，昂大濡攪半晌，方終沒稜。那愛月兒把眉頭縐在一處，兩手攀閣在枕上，隱忍難挨，朦朧着星眼，低聲說道：「今日你饒了鄭月兒罷。」西門慶聽了，愈覺銷魂，肆行抽送，不勝歡娛。正是得多少。

春點桃花紅綻蕊

風欺楊柳綠翻腰

西門慶與鄭月兒留戀至三更方纔回家。到次日，吳月娘打發他往衙門中去了。和玉樓、金蓮、李嬌兒都在上房坐的，只見玳安進來上房取尺頭匣兒，往夏提刑送生日禮去。月娘因問玳安：「你爹昨日坐轎子往誰家吃酒？」吃到那咱晚，纔回家。想必又在韓道國家望他。那老婆去來，原來賊囚根子成日只瞞着我，背地替他幹這等繭兒。玳安道：「不是他漢子來家。」

月娘不
且開口
亦不饒
人

若玳安
一口說
破有何
滋味妙
在令春
鴻隱上
約上圖
個影子
似是而
寔非滿
弄文情
真如生
龍活虎

怎好去的。月娘道：「不是那裡，却是誰家？」玳安又不說，只是笑。取了段匣送禮去了。潘金蓮道：「大姐，你問這賊囚根子，他怎肯實說？我聽見說蠻小廝昨日也跟了去來，只叫蠻小廝來問，就是了一面把春鴻叫到跟前。金蓮問：「你昨日跟了你爹轎子去，在誰家吃酒來？」你實說便罷，不實說如今你大娘就要打你。那春鴻跪下，便道：「娘休打小的，待小的說就是了。」小的和玳安、琴童哥三個跟俺爹從一座大門樓進去，轉了幾條街巷，到個人家，只半截門兒都用鋸齒兒鏤了，門裡立着個娘娘，打粉的花花黎黎的。金蓮聽見笑了，說道：「囚根子，一個院裡半門子也不認的，趕着粉頭叫娘娘起來，又問道：「那個娘娘怎麼模樣？」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我不認的。」他也相娘每頭上戴着這個假壳，進入裏面一個白頭的阿婆出來，望俺爹拜了一拜，落後請到後邊，又是一位年少娘娘出來，不戴假壳生的。」

說來想
來自是
桂姐無
疑雖百
口亦難
置辨而
孰知其
不然天
下事不
可意度
如此

瓜子面搽的嘴唇紅紅的，陪着俺爹吃酒。金蓮道：你們都在那裡坐來。春鴻道：我和玳安琴童哥便在阿婆房裡，陪着俺每吃酒，并肉塊子來。把月娘、玉樓笑的了不得。因問道：你認的他不認的？春鴻道：那一個好，似在咱家唱的。玉樓笑道：就是李桂姐了。月娘道：原來摸到他家去來。李嬌兒道：俺家沒半門子。金蓮道：只怕你家新安了半門子。是的。問了一回。西門慶來家，就往夏提刑家拜壽去了。却說潘金蓮房中養的一隻白獅子貓兒，渾身純白，只額兒上帶龜背一道黑，名喚雪裡送炭，又名雪獅子。又善會口啣汗巾子，拾扇兒。西門慶不在房中，婦人晚夕常抱他在被窩裡睡，又不撒尿尿在衣服上，呼之即至，揮之即去。婦人常喚他是雪賊，每日不吃牛肝乾魚，只吃生肉調養的十分肥壯，毛內可藏一鷄彈，甚是愛惜。他終日在房裏，片紅絹裏肉，令貓撲而擱食。這日也是合當有事，官哥兒心中

不自在，連日吃劉婆子藥，覺好些。李瓶兒與他穿上紅段衫兒，安頓在外間炕上，頑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吃飯。不料這雪獅子正蹲在護炕上看見官哥兒在炕上穿着紅衫兒，一動動的頑耍，只當平日哄喂他肉食一般，猛然望下一跳，將官哥兒身上皆抓破了。只聽那官哥兒呱的一聲倒咽了一口氣，就不言語了。手脚俱風，搐起來，慌的奶子丟下飯碗，攙抱在懷，只顧唾噓，與他收驚。那貓還來趕着他，要擱被迎春打出外邊去了。如意兒實承望孩子，搗過一陣好子，誰想只顧常連一陣，不了一陣，搗起來，忙使迎春後邊請李瓶兒去說。哥兒不好了，風搐着哩。娘快去。那李瓶兒不聽，便罷聽了，正是

驚損六葉連肝肺

謊壞三毛七孔心

連月娘慌的兩步做一步，逕撲到房中，見孩子搐的兩隻眼直往上，手通

以離兒之忍耐到此時亦忍耐不住怨恨極矣

不見黑眼睛珠兒口中白沫流出，呶呶如小鷄叫，手足皆動。一見心中猶如刀割相侵，連忙撲抱起來，臉搵着他嘴兒，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好好兒，怎麼就搗起來，迎春與奶子悉把被五娘房裡貓所說一節說了。」那李瓶兒越發哭起來，說道：「我的哥哥，你系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當脫不了打這條路兒去了。」月娘听了一声兒，沒言語，一面叫將金蓮來問他，說：「是你屋裡的貓說了孩子。」金蓮問是誰說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說來。金蓮道：「你着這老婆子，這等張嘴，俺貓在屋裡好好兒的臥着，不是你每怎的把孩子說了沒的賴人起來。」瓜兒只揀軟虎捏，俺每這屋裡是好纜的。月娘道：「他的貓怎得來這屋裡。」迎春道：「每常也來這邊屋裡走跳。」金蓮接過來道：「早時你說每常怎的不搗他，可今日兒就搗起來，你這丫頭也跟着他，恁張眉瞪眼兒。」六說白道的將些兒罷了，怎的要把弓

惹他開口

此亦在有意無意間未必如所言者之甚也

兒扯滿了。可可兒俺每自恁沒時運來，於是使性子抽身往房裡去了。看官聽說，潘金蓮見李瓶兒有了官哥兒，西門慶百依百隨，要一奉十，故行此陰謀之事，馴養此貓，必欲說死其子，使李瓶兒寵衰，教西門慶復親于已。就如昔日屠岸賈養神獒害趙盾丞相一般，正是

花枝葉底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月娘眾人見孩子只顧搗起來，一面熬姜湯灌他，一面使來安兒快叫劉婆去。不一時，劉婆子來到，看子脉息，只顧跌脚，說道：「此遭驚說重了，難得過了快熬燈心薄荷金銀湯，取出一丸金箔丸來，向鍾兒內研化，牙關緊閉，月娘連忙按下金簪兒來，撬開口，灌下去。」劉婆道：「過得來便罷，如過不來，告過王家奶奶，必須要灸幾蘸纔好。」月娘道：「誰敢說必須等他爹來問了，不然灸了惹他來家，噯喝。」李瓶兒道：「大娘救他命罷，若等來家，只恐遲

了。君是他爹罵等我承當。就是了。月娘道：孩兒是你的孩兒，隨你爹我不敢張王當下。刘婆子把官哥兒眉攢，脖根兩手，閉尺并心口，共灸了五蘸，放他睡了。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時分。西門慶來家，还不醒。那刘婆見西門慶來家，月娘與了他五錢銀子，一溜烟從夾道內出去了。西門慶歸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風搐不好，對西門慶說了。西門慶連忙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哭的眼紅紅的，問孩兒怎的風搐起來。李瓶兒滿眼落淚，只是不言語。問丫頭奶子，都不敢說。西門慶又見官兒手上皮兒去了，灸的滿身火艾，心中焦燥，又走到後邊問月娘。月娘隱瞞不住，只得把金蓮房中猫驚說之事說了。刘婆子剛纔看說是急驚風，若不針灸，難過得來。若尋你來，又恐怕遲了。他娘母子自主張教他灸了孩兒身上五醮，纔放下他睡了。這半日还未醒。西門慶不聽便罷，聽了此言，三尸暴跳，五

臟氣冲，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直走到潘金蓮房中，不繇分說，尋着雪獅子，提着脚，走向穿廊望石臺基輪起來，只一摔，只聽响噠一聲，腦漿迸萬朵桃花，滿口牙零噲碎玉，正是

不在陽間擒鼠耗

却歸陰府作狸仙

西門慶
正在氣
頭上又
不敢明
嚷又不
能暗恐
明嚷恐
討沒趣
暗恐又
恐人笑
等其去
後却叫
啐刀刀
作絮語
妙得其
情

潘金蓮見他拿出猫去摔死了，坐在坑上，風紋也不動，待西門慶出了門口，裡喃喃，罵道：賊作死的強盜，把人粧出去殺了，纔是好漢。一個猫兒，碍着你味屎亡神也似，走的來摔死了。他到陰司裡，明日還問你要命。你慌怎的賊，不逢好死，變心的強盜。西門慶走到李瓶兒房裡，因說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看，看着孩兒怎的教猫說了他，把他手也搗了，又信劉婆子那老淫婦，平白把孩子灸的恁樣的，若好便罷，不好把這老淫婦，拏到衙門裡，與他兩撥，李瓶兒道：你看孩兒緊自不得命，你又是恁樣的孝順，是

醫家他也巴不得要好哩。李瓶兒只指望孩兒好來，不料被艾火把風氣反於內，變爲慢風，內裡抽掄的腸肚兒皆動，屎尿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顏色，眼目忽睜忽閉，終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兒慌了，到處求神問卜打卦，皆有凶無吉。月娘瞞着西門慶，又請劉婆子來家跳神，又請小兒科太醫來看，都用接鼻散試之。若吹在鼻孔內，打鼻涕，還看得若無鼻涕出來，則看陰陽守他罷了。于是吹下去，茫然無知，並無一個噴涕出來。越發晝夜守着哭涕不止，連飲食都減了。看到八月十五日將近，月娘因他不好，連自家生日都回，不做親戚內眷，就送禮來，也不請家中止有吳大妗子、楊姑娘，并大師父來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兩個在印經處爭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十四日賁四同薛姑子催討將經卷挑將來，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兒又與了一弔錢買紙馬香燭。

十五日同陳敬濟早往岳廟裡進香紙，把經看着都散施盡了。走來回李瓶兒話，喬大戶家一日一遍使孔嫂兒來看，又舉薦了一個看小兒的鮑太醫來看，說道：「這個變成天弔客，治不得了。」白與了他五錢銀子打發去了。灌下藥去也不受，還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的牙格格支支响。李瓶兒通衣不解帶，晝夜抱在懷中，眼淚不乾的，只是哭。西門慶也不往那里去，每日衙門中來家，就進來看孩兒。那時正值八月下旬天氣，李瓶兒守着官哥兒睡在床上，桌上點着銀燈，丫鬟養娘都睡熟了，覷着滿窗月色，更漏沉沉，果然愁腸萬結，離思千端，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悶來愁腸磕睡多，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窓皓月，耿寒光透戶，涼風吹夜氣，譙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敲，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畫簷前叮嚙鉄馬，敲碎思

婦情懷銀臺上閃爍燈光偏照佳人長歎一心只想孩兒好誰料愁來
睡夢多

國家將
亡必有
妖孽好
時偏不
夢見

當下李瓶兒臥在床上似睡不睡夢見花子虛從前門外來身穿白衣恰
像活時一般見了李瓶兒厲聲罵道潑賊淫婦你如何抵盜我財物與西
門慶如今我告你去也被李瓶兒一手扯住他衣袖央及道好哥哥你饒
恕我則個花子虛一頓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醒來手裡扯着却是官
哥兒的衣衫袖子連噓了幾口道怪哉怪哉聽一聽更鼓正打三更三點
李瓶兒說的渾身冷汗毛髮皆豎到次日西門慶進房來就把夢中之事
告訴一遍西門慶道知道他死到那裡去了此是你夢想舊境只把心來
放正着休要理他如今我使小廝拏轎子接了吳銀兒來與你做個伴兒
再把老媽叫來伏侍兩日玳安打院裡接了吳銀兒來那消到日西時分

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圓圓的一年零兩個月李瓶兒見小廝每旬
候兩旁要擡他又哭了說道慌擡他出去怎麼的大媽媽你伸手摸摸他
身上還熱哩叫了一聲我的兒喚你教我怎生割捨的你去坑得我好苦
也一頭又撞倒在地下哭了一回衆小廝纔把官哥兒擡出停在西廂房
內月娘向西門慶計較還對親家那里并他師父廟裡說聲去西門慶道
他師父廟裡明早去罷一面使玳安往喬大戶家說了一面使人請了徐
陰陽來批書又拏出十兩銀子與賁四教他快擡了一付平頭杉板冷匠
人隨即僱造了一具小棺槨兒就要入殮喬宅那里一聞來報喬大戶娘
子隨即坐轎子來進門就哭月娘衆人又陪着大哭了一場告訴前事一
遍不一時陰陽徐先生來到看了說道哥兒還是正申時永逝月娘分付
出來教與他看看黑書徐先生將陰陽秘書瞧了一回說道哥兒生于政

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時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時月令丁酉日
壬子犯天地重春本家要忌忌哭聲親人不忘入殮之時蛇龍鼠兔四
生人避之則吉又黑書上云壬子日死者上應寶瓶宮下臨齊地他前生
曾在兗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奪人財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親橫事
牽連遭氣寒之疾久臥床蓆穢污而亡今生爲小兒亦患風癘之疾十日
前被六畜驚去魂魄又犯土司太歲先亡攝去魂死托生往鄭州王家爲
男子後作千戶壽六十八歲而終須臾徐先生看了黑書請問老爹明日
出去或埋或化西門慶道明日如何出得閣三日念了經到五日出去請
上埋了罷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時掩土批
畢書一面就收拾入殮已有三更天氣李瓶兒哭着往房中尋出他幾件
小道衣道髻鞋襪之類替他安放在棺槨內釘了長命釘合家大小又哭

了一場打發陰陽去了次日西門慶亂着也沒往衙門中去夏提刑打聽
得知早辰衙門散時就來弔問又差人對吳道官廟裡說知到三日請報
恩寺八衆僧人在家誦經吳道官廟裡并喬大戶家俱備折卓三牲來祭
奠吳大舅沈姨夫門外鞠姨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卓來燒紙應伯爵謝
希太溫秀才常峙節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傅李智黃四都闖了分資晚夕
來與西門慶伴宿打發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往哥兒靈前茶畢
然後西門慶在大廳上放卓席管待衆人那日院中李桂姐吳銀兒并鄭
月兒三家都有人情來上紙李瓶兒思想官哥兒每日黃懨懨連茶飯兒
都懶待吃題起來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啞了西門慶怕他思想孩兒尋
了拙智白日裡分付奶子丫鬟和吳銀兒相伴他不離左右晚夕西門慶
一連在他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勸薛姑子夜間又替他念楞嚴經

一過捨經而一
邊入死
似難再
言因果
矣而解
姑反以
人死為
捨經之
根說得
有源有
委利嘴
之可畏
如此危
僧之利
備如此

解冤呪勸他休要哭了。他不是你的兒女，都是宿世冤家債主。陀羅經上不說的好。昔日有一婦人，生產孩兒三遍，俱不過兩歲而亡。婦人悲啼不已，抱兒江邊，不忍拋棄，感得觀世音菩薩化作一僧，謂此婦人曰：「不用啼哭，此非你兒，是你生前冤家。三度托生，皆欲殺汝。你若不信，我教你看。」將手一指，其兒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報言：「汝曾殺我來，我特來報冤。今因汝常持佛頂心陀羅經，善神日夜擁護，所以殺汝不得。我已蒙觀世音菩薩受度了，從今永不與汝為冤。道畢，遂沉水中不見。不該我貧僧說，你這兒子，必是宿世冤家托來你蔭下，化日化財，要惱害你身。為你捨了此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害你不得，故此離身到明日再生下來。纔是你兒女。」李瓶兒聽了，終是愛緣不斷，但題起來，輒流涕不止，須臾過了五日，到廿七日早辰，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紅銷

記瓶兒
初進門
時何非
冷落尚
女喜忍
耐本雖
子死寔

金棺與旛幢雪蓋玉梅雪柳圍隨前首大紅銘旛，題着西門家男之柩。吳道官廟裡又差了十二眾青衣小道童兒來，遶棺轉呪，生神王章動清樂送殯。眾親朋陪西門慶穿素服，走至大街東口，將及門上，纔上頭口，西門慶恐怕李瓶兒到墳上悲痛不叫他去，只是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大姐家裡五頂轎子，陪喬親家母、大妗子、李桂姐、鄭月兒、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往墳頭去，留下孫雪娥、吳銀兒，并個姑子在家與李瓶兒做伴。兒李瓶兒見不放他去，見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門首，趕着棺材大放聲，一口一聲，只叫不來家，虧心的兒，噪叫的連聲氣破了，不防一頭撞在門底下，把粉額磕傷，金釵墜地，慌的吳銀兒與孫雪娥向前攙扶起來，勸歸後邊去了。到了房中，見坑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耍的那壽星博浪鼓兒，還掛在床頭上，想將起來，拍了桌子，又哭個不了。吳銀兒在旁拉着他手，勸說

死寂于
旧遂凄
家痛甚
如此何
人之不
能平耶

二句話
說說到
自己心
事積恨
之深可
想

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拋閃你去了，那裡再哭得活，你須自解自歎，休要只顧煩惱。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養不出來也。怎的這裡牆有縫，壁有眼，俺每不好說的他，使心用心，反累已身。他將你孩子害了，教他一還一報，問他要命，不知你我被他活理了，幾遭了。只要漢子常守着他，便好。到人屋裡睡一夜兒，他就氣生氣死，早是前者你每都知道。漢子等閒不到我後邊，纔到了一遭兒，你看他就背地亂嚼，噎成一塊，對着他姐兒，每說我長道我短，俺每也不言語。每日洗眼兒，看着他這個淫婦，到明日還不知怎麼死哩。李瓶兒道：罷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這裡不知在今日明日死和他也爭執不得了。隨他罷。正說着，只見奶子如意兒向前跪下，哭道：小媳婦有句話，不敢對娘說。今日哥兒死了，乃是小媳婦沒造化，只怕往後爹與大娘打發小媳婦出去，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那裡投奔。

李瓶兒見他這般說，又心中傷痛起來，便道：怪老婆孩子便沒了，我還沒死哩。總然我到明日死了，你恁在我手下一場，我也不教你出門，往後你大娘生下哥兒小姐來，交你接了奶，就是一般了。你慌亂的是甚麼？那如意兒方纔不言語了，李瓶兒良久，又悲慟哭起來。雪娥與吳銀兒兩個，又解勸說道：你肚中吃了些甚麼，只顧哭了去。一面叫綉春後邊拿了飯來，擺在桌上陪他吃。那李瓶兒怎生嚙下去，只吃了半甌兒，就丟下不吃了。西門慶在墳上叫徐先生畫了穴，把官哥兒就埋在先頭。陳氏娘懷中抱孫，葬了。那日喬大戶并眾親戚，都有祭祀，就在新蓋捲棚，管待飲酒。一日來家，李瓶兒與月娘、喬大戶娘子、大妗子，磕着頭，又哭了。向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誰似奴養的孩兒，不氣長，短命死了。既死了，累你家姐姐做了望門寡，勞而無功。親家休要笑話。喬大戶娘子說道：親家怎的這般說話。

孩兒每各人壽數誰人保得後來的事常言先親後不改親家每又不老
往後愁沒子孫須要慢慢來親家也少要煩惱了說畢作辭回家去了西
門慶在前廳教徐先生洒掃各門上都貼辟非黃符死者熬高三丈向東
北方而去遇日遊神沖回不出斬之則吉親人不忘西門慶拏出一疋大
布二兩銀子謝了徐先生管待出門晚夕入李瓶兒房中陪他睡夜間百
般言語溫存見官哥兒的戲耍物件都還在根前恐怕李瓶兒看見思想
煩惱都令迎春拏到後邊去了正是

思想嬌兒晝夜啼 寸心如割命懸絲 世間萬般哀苦事

除非死別共生離

第六十回

李瓶兒病纏死孽

西門慶官作生涯

臨江仙

倦睡惺惺生怕起如痴如醉如慵半垂半捲日簾龍眼穿芳草綠
淚襯落花紅 追憶當年魂夢斷為雲為雨為風淒淒樓上數歸
鴻悲鴻三兩陣哀緒萬千重

話說潘金蓮見孩子沒了每日抖擻精神百般稱快投着丫頭罵道賊淫
婦我只說你日頭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錯了的時節你班鳩跌了彈
也嘴答谷了椿凳折了靠背兒沒的倚了王婆子賣了磨推不的了老鴇
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兒這邊屋裏分明聽見
不敢言背地裏只是弔淚着了這暗氣暗惱又加之煩惱憂戚漸漸心
神恍惚夢魂顛倒每日茶飯都減少了自從葬了官哥兒第二日吳銀兒
就家去了老馮領了個十三歲的丫頭來五兩銀子賣與孫雪娥房中使
喚改各翠兒不在話下這李瓶兒一者思念孩兒二者着了重氣把旧病

官哥既
死怨如
俱可相
忘而猶
孽比不
三何哉
豈花子
虛附之
而通其
命耶

明知為虛之
推而沈
憐惜不
恐誤其
矣情色
之奪理
也

又發起來照旧下邊經水淋漓不止。西門慶請任醫官來看討將藥來吃。下去如水澆石一般。越吃越旺。那消半月之間。漸漸容顏頹減。肌膚消瘦。而精彩丰標無復。昔時之態矣。正是肌骨大都无一把。如何禁架。許多愁。一日九月初旬。天氣淒涼。金風漸漸。李瓶兒夜間獨宿房中。良床枕冷。紗窗月浸。不覺思想孩兒。歎歎長嘆。恍恍然恰似有人彈的窗檯响。李瓶兒呼喚丫環都睡熟了。不答。乃自下床來。倒靴弓鞋。翻披綉襖。開了房門。出戶視之。彷彿見花子虛抱着官哥兒。叫他。新尋了房兒。同去居住。李瓶兒還捨不的。西門慶不肯去。雙手就抱那孩兒。被花子虛只一推。跌倒在地。撒手驚覺。却是南柯一夢。嚇了一身冷汗。嗚嗚咽咽。只哭到天明。正是有情。豈不等着相自家迷。有詩為証。

織織新月照銀屏。人在幽闈欲斷魂。益悔風流多不足。

須知恩愛是愁根

那時來保南京貨般又到了。使了後生王昱上來取車稅銀兩。西門慶這里寫書差榮海。掣一百兩銀子。又具羊酒金段禮物謝主事。就說此貨過稅。還望青目。一。二家中收拾舖面完備。又擇九月初四日開張。就是那日卸貨。連行李共裝二十大車。那日親朋遞果盒掛紅者。約有三十多人。夏提刑也差人送禮花紅來。喬大戶叫了十二名吹打的樂工。雜耍撮弄。西門慶這里李銘、吳惠、鄭春三個小優兒彈唱。甘夥計與韓夥計都在櫃上發賣。一個看銀子。一個講說價錢。崔本專管收生活。西門慶穿大紅冠帶。着燒罷紙。各親友遞菓盒把盞畢。後邊所上安放十五張桌席。五菓五菜。三湯五割。從新遞酒。上坐鼓樂喧天。在坐者有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吳道官、倪秀才、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常峙節。還有

此題蓋
指富貴
功名俱
發財出

李智黃四傳自新等家夥計主受并街坊隣舍都坐滿了席面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了一套南呂紅衲襖混元初生太極須臾酒過五巡食割三道下邊樂工吹打彈唱雜耍百戲過去席上觥籌交錯應伯爵謝希大飛起大鍾來杯來盞去飲至日落時分把眾人打發散了西門慶只留下吳大舅沈姨夫韓姨夫溫葵軒應伯爵謝希大從新擺上桌席留後坐那日新開張夥計攢帳就賣了五百餘兩銀子西門慶滿心歡喜晚夕收了舖面把甘夥計韓夥計傳夥計崔本賁四連陳敬濟都邀來到席上飲酒吹打良久把吹打樂工也打發去了止留下三個小優兒在席前唱應伯爵吃前已醉上來走出前邊解手叫過李銘問道那個扎包髻兒清俊的小優兒是誰家的李銘道二爹元來不知道因說道他是鄭奉的兄弟鄭春前日爹在他家吃酒請了他姐姐愛月兒了伯爵道真個怪道前日上紙

寫笑則
有聲罵
想見有
形罵李
止語默
則俱有
心何物
文人刻
登至此

即打起
黃鶯兒
芝之意

送賓都有他于是歸到酒席上向西門慶道哥你又恭喜又拾了小舅子了西門慶笑道怪狗才休要胡說一面叫過王經來斟與你應二爹一大杯酒伯爵向吳大舅說道老舅你怎麼說這鍾罰的我沒名西門慶道我罰你這狗才一個出位妄言伯爵低頭想了想兒呵呵笑了道不打緊處等我吃我吃死不了人又道我從來吃不得啞酒你叫鄭春上來唱個兒我听我聽罷了當下三個小優一齊上來彈唱伯爵令李銘吳惠下去不要你兩個我只要鄭春單彈着箏兒只唱個小小曲兒我下酒罷謝希大叫道鄭春你過來依着你應二爹唱個罷西門慶道和花子講過有一個曲兒吃一鍾酒叫玳安取了兩個大銀鍾放在應二面前那鄭春款按銀箏低低唱清江引道
一個姐兒十六七見一對蝴蝶戲香肩靠粉墻春筍彈珠淚喚梅香趕

他去別處飛

鄭春唱了請酒伯爵終飲訖玳安又連忙斟上鄭春又唱

轉過雕闌正見他斜倚定茶藤架佯羞整鳳釵不說昨宵話笑吟吟猶

將花片兒打

伯爵吃過連忙推與謝希大說道罷我是成不的成不的這兩大鍾把我

就打發了謝希大道傻花子你吃不得推與我來我是你家有毯的蛋子

伯爵道傻花子我明日就做了堂上官兒少不的是你替西門慶道你這

狗才到明日只好做個韶武伯爵笑道傻孩兒我做了韶武把堂上讓與

你就是了西門慶笑令玳安兒拏盃瓜來打這賊花子謝希大悄悄向他

頭上打了一個响瓜兒說道你這花子温老先在此這里你口裡只恁胡

說伯爵道温老先兒他斯文人不管這閑事温秀才道二公與我這東君

鄭私會
幽公之
極

潘堂醉
人荒言
穢語中
忽點一
段酸行
之談錯
雜如錦
語云嬌

八終馬
文章
闕此方
知其言
之妙

老先生原來這等厚酒席中間誠然不如此也不樂悅在心樂至發散在
外自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沈姨夫向西門慶說姨夫不是這等
請大舅上席还行個令兒或擲骰或猜枚或看牌不拘詩詞歌賦頂真續
麻急口令說不過來吃酒這個庶幾均勻彼此不亂西門慶道姨夫說的
是先斟了一杯與吳大舅起令吳大舅拿起骰盆兒來說道列位我行一
令順着數去遇點要個花名花名下要頂真不拘詩詞歌賦說一句說不
來罰一大杯我就一起

一擲一點紅紅梅花對白梅花

吳大舅擲了個二多一杯飲過酒該沈姨夫接擲沈姨夫說道

二擲並頭蓮蓮漪戲彩鴛

沈姨夫也擲了個二飲過兩杯就過盆與韓姨夫行令韓姨夫說道

三擲三春李李下不整冠

韓姨夫擲完吃了酒送與溫秀才秀才道我學生奉令了

四擲狀元紅紅紫不以爲藥服

溫秀才只遇了一杯酒吃過該應伯爵行令伯爵道我在下一個字也不識不會頂真只說個急口令兒罷

一個急急脚脚的老小左手擎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擎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脚脚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那黃白花狗不知手開過那狗狗開過那手

西門慶笑罵道你這賊謫斷腸子的天殺的誰家一個手去開狗來一口不被那狗咬了伯爵道誰教他不擎個棍兒來我如今抄化子不見了拐

棒兒受狗的氣了謝希大道大官人你看花子自家倒了架說他是花子西門慶道該罰他一鍾不成個令謝子純你行罷謝希大道我也說一個比他更妙

牆上一片破瓦墻下一疋驃馬落下破瓦打着驃馬不知是那破瓦打傷驃馬不知是那驃馬踏碎了破瓦

伯爵道你笑話我的令不好你這破瓦倒好你家娘子兒劉大姐就是個驃馬我就是個破瓦俺兩個破磨對磨謝希大道你家那杜蠻婆老淫婦撒把黑豆只好喂猪哄狗也不要他兩個人闖了回嘴每人罰了一鍾該韓夥計擲韓道國道老爹在上小人怎敢占先西門慶道順着來不要逐了于是韓道國道說

五擲騰梅花花裏遇神仙

擲畢該西門慶擲西門慶道我要擲個六

六擲滿天星星辰冷落碧潭水

歸到承上方不失音

果然擲出個六來。應伯爵看見說道：「哥今年上冬管情加官進爵，王有慶事，于是斟了一大杯酒與西門慶，一面李銘等三個上來彈唱，頑耍至更闌方散。西門慶打發小優兒出門，看收了家火，派定韓道國、甘夥計、崔本來保，四人輪流上宿，分付仔細門戶，就過那邊去了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應伯爵領了李智黃四來交銀子，說此遭只關了一千四百五六十兩銀子，不勾還人，只挪了三百五十兩銀子與老爹等下遭關出來，再找完不敢遲了。伯爵在旁又替他說了兩句美言。西門慶教陳敬濟來把銀子兌收明白，打發去了。銀子還擺在桌上。西門慶因問伯爵道：「常二哥說他房子尋下了，前後四間，只要三十五兩銀子，他來對我說，正值小兒病重，我

西門慶一段脫手相贈全無吝色處亦古今所難

心裡亂就打發他去了，不知他對你說來不曾。伯爵道：「他對我說來，我說你去的不是了他，乃郎不好他自亂亂的，有甚麼心緒和你說話。你且休回那房主兒，等我見哥替你題就是了。」西門慶道：「也罷，你吃了飯，拏一封五十兩銀子，今日是個好日子，替他把房子成了來罷。剩下的教常二哥門面開個小舖兒，月間撰幾錢銀子兒，就勾他兩口兒盤攪了。」伯爵道：「此是哥下顧他了，不一時放桌兒擺上飯來。西門慶陪他吃了飯道：「我不留你，你拿了這銀子去替他幹幹這勾當去罷。」伯爵道：「你這裡還教個大官和我去。」西門慶道：「沒的扯淡，你袖了去就是了。」伯爵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還有小事實和哥說。家表弟杜三哥生日，早晨我送了些禮兒去，他使小廝來請我後晌坐坐，我不得來回你話，教個大官兒跟了去，成了房子，好教他來回你話的。」西門慶道：「若是恁說，教王經跟你去罷。」一面叫王經

跟伯爵來到了常家常時節正在家見伯爵至讓進裏面坐伯爵拏出銀子來與常時節看說大官人如此如此教我同你今日成房子去我又不
得閒杜三哥請我吃酒我如今了畢你的事我方纔得去常時節道忙忙
渾家快看茶來說道哥的盛情誰肯一面吃茶畢叫了房中人來同到新
市街兌與賣主銀子寫立房契伯爵分付與王經歸家回西門慶話刺的
銀子教與常時節收了他便與常時節作別往杜家吃酒去了西門慶看
了文契還使王經送與常二收了不正話下正是

求人須求大丈夫 濟人須濟急時無 一切萬般皆下品

誰知恩德是良圖



